

聊齋全集

新式標點

己亥六月杜就四署

810.  
37  
WVL

有所權版

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行 印 月 八

點標  
聊齋全集(全四冊)

定價大洋九角

標點者 王 無 咎

出版者 東方書局

發行人 王 幼 堂

總發行所 上海九州書局

中市

四馬路

最

本 足 點 標 式 新

二元一	冊一	集	全	嵐	曉	紀
二元一	冊三	集	全	盒	定	龔
大洋三	冊四	集	全	石	安	王
大洋四元	冊四	集	全	明	陽	王

近

聊齋文集王序

宋歐陽子序梅聖俞詩云：「詩人少達而多窮。」又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之在當時，一工於詩者耳，而生才之天，必沿其虐才之成例，而使之窮不得志，成其留遺數卷之詩，則凡不僅僅以一藝名，而於文字無不工者，又曷怪天之窮之也？蒲子留仙，少有俊才，長負時譽，取青紫如拾芥，入木署登承明，以文章潤色，鴻業固人人意中事。而乃青青一衿，循資躋成，均絳帳談經，綠圖授史，老爲獼猴王，天之窮之也，不尤甚於聖俞乎？雖然，予之角者去其齒，齧於彼者豐於此，仰屋著書，等身誇富，讀其文，或探原左國，或胎息柳韓，奄有衆長，不名一格，視明代之摹擬秦漢，以爲高古，矜尙神韻，掉弄靈機者，不啻小巫見大巫矣！卽駢四儷六，遊戲諧噓之作，亦能出入齊梁，追躡庾鮑，不爲唐以下儂佻纖仄之體。吾與蒲子歎觀止矣！僕自京華筮仕梓桑，老友踪跡闊疏，俗塵數斗，撲去無從，欲如向之把酒論文，盍簪聚首之樂，杳然不可得。幸蒲子之不棄，郵寄所作，謬以僕爲識途老馬，爲芻蕘之下問，謹援歐子之論梅子者，用以慰蒲子，或者虐才之天，憫斯文之喪，有悔禍之心，則蒲子之窮於今日，未必窮於後日也。請以吾言卜之。

康熙三十三年三月四日，新城王士禎序於刑部之明慎齋。

### 柳泉蒲先生墓表

先生諱松齡，字留仙，一字劍臣，柳泉，其別號也。先生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文名藉藉諸生間。然入棘闈，輒見斥，慨然曰：「其命也夫！」用是決然捨去，而益肆力於古文辭，奮發砥礪，與日俱新，而其生平之佗僚失志，淺落鬱塞，俯仰時事，悲憤感慨，又有以激發其志氣，故其文章穎發蒼豎，恢詭魁壘，用能絕去町畦，自成一派。而蘊結未盡，則又搜抉奇怪，著爲志異一書。雖事涉荒幻，而斷引謹嚴，要歸於警發薄俗，扶持道教，則猶是其所以爲古文者而已。非漫作也。先生性樸厚，篤交遊，重名義，而孤介峭直，尤不能與時相俯仰。少年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親，旋結爲郢中詩社，以風雅道義相劇切，終一節無少間。鄉先生給諫孫公，爲時名臣，而風烈所激，其疇役佃屬，或陰爲恣睢，鄉里莫敢言。先生猶毅然上書千餘言以譏，公得書驚歎，立飭其下皆斂戢。新城王司寇素奇先生才，屢寓書將致先生於門下，卒以病謝辭不往。嗚呼！學者目不見先生，而但讀其文章，耳其聞望，意其人必雄談博辯，風義激昂，有不可一世之概。及進而接乎其人，則循循然長者，聽其言，則訥訥如不出諸口，而窺其中，則蘊藉深遠，要皆可以取諸懷而被諸世。然而阨窮困頓，終老明經，獨其文章意氣，猶可以耀當時而垂後世，先生之不幸也，而豈足以盡先生哉？先生祖諱生，泐，父諱槃，娶劉氏，增廣生劉公季調女，子四人，孫八人，曾孫四人，五世孫一人。所著文集四卷，詩集六卷，聊齋志異八卷。以康熙五十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享年八十有六。以本年葬村東之原。又十年，爲雍正改元之三年，其孤將爲碑以揭其行，而以文屬余，以余於先生爲同邑後進，且知先生之深也，乃不辭而爲之文，以表於墓。同邑後學張元撰。

聊齋文集目錄

卷上

原天

灌仲孺論

志異自序

稷下別序

公門修行錄贅言

題時明府餘山舊意書屋

陳淑卿小像題辭

我日園倡和詩跋

擬表一

擬表二

擬表三

擬表四

擬表五

羣卉揭乳香劄子

上布政司救荒策  
卷中

上孫給諫書

答陳翰林書

與韓樾老定州書

與阮亭先生書一

與阮亭先生書二

與諸弟姪

贈韓義仙序代

王儒人八十壽序代

曹大妄先生小傳

姜處士傳

重修玉谿庵碑記

紀災前篇

紀災後篇

龍泉橋記

放生池記

修柳泉龍王廟記

王村修路記

逸老園記代

遊靈巖記

明湖泛月記卽贈別孫給諫假滿還臺

卷下

募修鴛鴦谷橋引

募建石溝河橋引

徵畢信涉逸老園詩啓

爲沈燕及邀客小啓

秦松賦

煎餅賦

綽然堂會食賦

祭蜚蟲文

責自髡文

戒應酬文

唐豹巖命作誌

元配劉孺人行實

祭王西樵先生文

祭唐豹巖太史文

祭高念東少宰文

祭王阮亭司寇文

祭張聖瑞文

聊齋文集卷上

淄川蒲松齡

原天

天者，衆人所戴之天，亦衆人所具之天。遊天之內，忘天之表，上矣。執天之樞，合天之符，次也。觀天之經，得天之紀，以調和吾天者，又其次者。俯仰五天之下，食息乎天之中，卽天覓天，竟忘鑿其天者，吾不知所謂天矣！今人舉目見天，舉目而識象數否？瞑目觀天，瞑目而覘星日否？是集也，固所以觀天文也。然就天言天，則元穹之垂象，造化之推遷也，而非我之天也。就我言天，則方寸中之神理，吾儒家之能事。雖元會運世，曾不能當我一息；而天參兩地，變理陰陽，總屬緒餘矣。苟凝神默會，則盈虛消息，了無遺囑。昭昭方寸，彼行列次舍，常變吉凶，不過取以證合吾天耳！乃有探元索隱之士，叩余而問曰：「天地未有之先，是何景象？天地化生之後，歸於何所？」吾幾無以應子矣。

異哉！此問！吾幾無以應子矣。姑就吾方寸之天，爲汝妄言之，可乎？天地之始終，猶一人一物之始終也。欲知天地之始終，不於天地求之，得之方寸中耳！何也？天地在大化之中，不啻旦暮之在天地；大化在方寸之中，亦猶天地之在大化也。方寸之中，吾何以觀大化哉？方寸之天地，不可以見見，不可以聞聞，不見不聞，空空靜靜，冥而守之，與元始合其真。渾寂永久，元神充溢，油油然覺靈機之發動，漸昭漸融，朗徹無垠。炤見天地未生以前，無理無氣，非暗非明，渾渾淪淪。包大道之原，而理斯寓焉。由是隱隱躍躍，若有所欲動者，太乙之精，孕而爲氣。一氣熏蒸，溫涼初判；二氣交旋，結而成形。形結爲山海大地，氣耀爲日月星辰；七曜飛輪，錯轉於空虛無際之內；大地沉浮，特懸於星羅氣運之中。順逆遲速，各有定數；生克喜惡，皆有常情。是故一造一化，出於自然而不容已；一治一亂，

本乎運數而不可更。所以天地之常變，人事之得失，兩相徵驗。一念善即應景星慶雲，一念惡即應飛流孛彗，一念喜即應和風甘雨，一念怒即應疾雷嚴霜。德之污隆，政之成敗，應若桴鼓，捷如發機。故邵康節之元會數，袁天罡之推背圖，皆可前定而知也。於是生生化化，至於理窮數盡，蕃華謝而雕耗隨之。山川失色，星日無光，形氣枯竭，虛火內炎，凡物皆壞，天地亦焚。魂魄與烈焰同銷，煨燼隨狂風蕩盡。渣滓悉掃，獨露真空，空虛亦泯，復如天地未生之先。此天地之大，始終方寸之真景况，孰謂冥冥之天，非昭昭之天也？豈待占候而知哉！此進退有數，消長有機，祇可靜觀而不可以示人。第吾子有問，不得不悠謬其說而妄對如此云。

灌仲孺論

灌仲孺，真賢聖也，真佛菩薩也。蓋聖賢佛菩薩，其胸與海同其闊，其心與天地同其空，其天真與赤松子

同其爛漫。倘稍有生死之念，存於胸中，賤貴之見，存於目中，即不可以爲聖賢，不可以爲佛菩薩。仲孺者，其心只知有天地之爲大，君父之爲尊，朋友交誼之爲重，外則王侯與丐者，均之兩間之蟻蟻耳！觀其單騎而入敵營，以洩不共戴天之憤，非大勇而能之乎？獨是粗莽罵座，讖者短其無術，不知此正仲孺之所以爲真聖賢，佛菩薩，而世人不之識也！夫田蚡以貴戚而爲丞相，權爭日月，寃一牀第玩具，遂至列侯宗室，脅肩諂笑於一堂。且此列侯宗室之中，賢者、愚者、淺者、深者、滅裂者，固無之不有，豈盡與武安投契者哉？不惟不投契焉而已，以狗馬自恣之丞相，豈無心竊非之者哉？第各有一武安侯之念，在其意中，一武安侯之見，在其目中，故腰可以折，膝可以行，夫誰敢有悔之焉者？而獨仲孺者有諸，內必形諸外，一半膝席之間，而胸中之五嶽墳起矣。乃以不值一錢之程，不識，又不佔暱耳語於其際，故遂藉之以舒其磊塊，夫豈罵不識乎哉？罵武安而已矣！此正海闊其胸，天



空其心，爛漫其天真者也。使其罵他人之座而不罵武安之座，不可以爲仲孺也；使其不罵他人之座，而亦不罵武安之座，亦不可以爲仲孺也。惟罵他人而亦罵武安，不罵他人而獨罵武安，是其意中祇知其人之當罵，而並不知其爲武安也。嗚呼！此其所以爲仲孺哉！而要之漢室卿相，如汲黯輩，蓋不乏人，曾不聞櫻鱗折檻，一剖壯士之冤，而空使毅魄英魂，去作寢門之鳴，亦可悲夫！

柳泉曰：「仲孺罵座，是尸山之杖也，是鷲嶺之棒喝也。一罵之間，已攝田氏之魂而收其魄矣。故涓城喋血，不旋踵而田氏隨之；而疑鬼驚神，且嘵嘵謝罪於臥榻之中也。噫！其真英魂爲厲，尙能追命於九原耶？抑天網恢而田氏漏，故子長借此以寄其牢騷耶？」

### 志異自序

被蘿帶荔，三閭氏感而爲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籟，不擇好音，有由然矣。僕落落秋螢之

火，魍魅爭光；逐逐野馬之塵，罔兩見笑。才非干寶，雅重搜神情，似黃州喜人談鬼，閑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於斷髮之鄉；睫於目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託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頗悟前因。方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懸弧時，先大人夢一病瘠瞿曇，偏袒入室，藥膏如錢，圓貼乳際。寤而松生，果符墨誌。且也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棲止，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鉢。每搔首自念，毋亦面壁人，果是吾前生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風蕩墜，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盡，蕭齋瑟瑟，案冷凝冰。集腋爲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託如此，亦足悲矣。嗟呼！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蟲，假闌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稷下別序

楊柳依依，春藏何處？梨花黯黯，夢淡於塵。數號風流，學士勾留之地；孃呼夜度，酒人馳逐之場。豈吾輩之能狂？果是鄉之可老，誰能遺此，亦難爲情。僕也秋士，工愁相如，善病文人，遊戲客子，羈棲白太傅江上琵琶，青衿溼淚，杜司勳梢頭豆蔻，珠箔尋春，腰不勝柔，憐柳枝其頻折，腸真欲斷，渡桃葉而無蹤，負負呼之，咄咄書也。稷下臺客圖鷄，貴人走馬，萃往來之冠蓋，起日夜之笙歌。十載治遊，略識迎風之舞，三生薄倖，難爲誼浪之詞。入洛士衡，空懷作賦；渡江羅隱，總未成名。最銷魂丁字簾前，慣日儘邀客醉；曾記得辛夸花下，有香都殢人嬌。感身世之飄蓬，賺神仙之贈珮。迴超凡質，別抱芳心。洵可人也。當日者，千絲碧藕，輒自纏綿；一曲紅綃，可勝婉轉。認是鏤冰作骨，降從姑射之山；錯疑鑄玉爲魂，初夢羅浮之嶺。掃春山其入畫，眉嫵描愁；激秋水而無塵，眼波溜豔。婷婷可愛，舉

舉堪憐。同上簫臺。恨無綵鳳雙飛之翼；願藏金屋，空印寒鴻片爪之泥。是猶得隔座送鉤，愛煞紅燈綠酒；護花作幙，證諸絮果蘭因者已！燕雁代飛，烏兔促景。牽風水荇，催刀尺以商聲；逐浪浮萍，叩玉尊於明月。王仲宣登樓作賦，鄉思裴喪；張季鷹故國興懷，秋風根觸。悵飄零之書劍，何心評梁苑花枝；弄落拓之冠巾，誰暇問藍橋杵臼。卿真解意，偏知不唱黃河；我豈無情，爭奈未工白雪。瀟岸盡相思之樹，三疊剛成；河梁吟攜手之詩，重逢何日？情至此，有不堪已首重回，傷如之何？噫嘻！鐵板銅琶，既託懷於坡老；曉風殘月，復自比於屯田。往日柔情，曲通情款；此時寸楮，那罄衷腸。老境婆娑，倩塞驢其穩載；綺思稠疊，盼使鴻之時翔。儼然崔護重來，定不許桃花人面；大有文通感賦，還貽我春水綠波。

公門修行錄贅言

西南巨山中，有獮焉。善食蔬，徒望見之，羣卉木，肅至。

戛然一鳴；諸孫聞之，如果熟遇勁風，墮滿地上，悚息膝立，無敢逸者。獮乃相其碩大，置瓦顛頂而誌之。誌已，復以爪揣擇肥者而攫食焉。黠者乘間而棄其瓦，揣則遺之。偶一談及，罔不詫異。余曰：「此何足異？人類中固不乏也。君不見城邑廨舍中，一獮在上，而羣獮隨之乎？每一徭出，或一訟興，卽有無數眈眈者，涎垂嗥叫，則誌其顛，則揣其骨，則姑嘬其肉，其懦耶？恐喝之，強耶？械挫之，慷慨耶？甘誘之，慳吝耶？逼苦之，且大罪可使漏網，而小禍可使彌天，重刑可以無傷，而薄懲可以畢命。蚩蚩者氓，遂不敢不賣兒貼婦，以充無當之厄，冤矣！其吏皂之具冠裳者，尚陰刻而陽慈，而最難堪者，其副以牛鬼奉蛇神命，乞丐相，鴟鵂鳴，常之者求死不得矣。夫人生至爲副役，已入餓鬼道中，而又以漏脯救飢乎？其在惡人，良不足惜，而小鬼之伎倆，偏中於善良，何以故？樸訥者固不敢取顛瓦而擲之也，顯產破人離，在案中必不可少者，猶無怨耳！甚無謂者，株累繁多，而官訊所不及者半焉。隨行

而入，遂隊而出，人跪亦跪，人興亦興。吏意有所在，故不肯一挂漏，官意所不在，故不肯一勾消。經旬累月，郎當不休，遂有瘐死囹圄，殍餓道路者，不亦大可哀哉？其喪天良而入公門者，勿論已。乃有忠信之質，入公門而始學爲裘，感耶否耶？」或曰：「子言左矣。凡庶人在官，率假刀筆爲不田之農也者，借笞杖爲無本之殖也者，善則必貧，使役而安貧也，當未役時，固早安之矣。」余曰：「固然，豈無借公門而修行者乎？昔菩薩不忍地下有冤魂，輒數年一降幽冥，慧光所照，屈死者械梏盡脫。若果安身極樂界，則柳枝甘露，何得沾及羅刹鬼國哉？」客掩口胡盧而笑。且曰：「子欲強獮學鹿，恐不能捐生殉子教也。」余曰：「不然。獮者惡獸，非血肉不生，人而具有肺腸，卽不爲麟豸，何至甘爲獮哉？」雖然，余是時姑爲此論，實亦不敢望其必從吾言。如袁愚山輯修行錄，公門人不惟厭觀，並亦厭聽，其有僅笑而不罵者，余服其夜氣之猶存矣。而事有出人意者，公門修行錄，竟刻自公

門。余聞之，望空膜拜，此真大士現公門身而爲說法，從此火盆中青蓮頓生，其功德豈可思議？又聞爲是舉者，開室潛修，並不求多福之報。然人之所祝，卽天之所佑，彼蒼蒼者必不耳冷也。若猶疑之，試問從來威靈顯赫，震動一時，而卒不得終於正寢者，誰與謂鬼神於惡彰彰，而於善獨憤憤，必不然矣。故贅以言。

### 題時明府餘山舊意書屋

京洛詞人，英多磊落。燕山國士，年少風流。得句則石破天驚，隔箋則龍駭虎躍。鳧鳥飛來，隨車而灑靈雨；桃花裁去，徧野而布陽春。衛洗馬乘羊於市，蚤飲香名；宓子賤鳴琴於堂，纔逾弱冠。循良作令，榆莢千材；文學爲官，絃歌萬戶。而且衙新廡舍，必陸機之所臨；室靜塵埃，知林宗之曾到。沖襟霞渺，逸興雲騫。除內廡之小堂，顏餘山之舊意。曾此陳蕃下榻，起奧舍於連垣；喜值時苗停車，變濁場爲清暑。餘閒片刻，科頭半畝之宮；雅集崇朝，擊鉢五花之館。薰鑪夜熱，雲繞

書城；蠟炬宵明，香雜墨氣。千里遠仕，或發莊鳥之吟；半道相邀，時度柴桑之履。滌筆之冰，甌雪椀，觸類皆工。到屋之酒，白茶鑪，逐端並韻。傾襟倒屣，雅意高賢；緩帶垂簾，如還故里。卜鳳棲之不久，知驥足之將翔。某慙態從今，癡情似昔。羸膝數載，帶斷而續之以繩；抱刺三年，絨開而已滅其字。庾徵君之遊學，從役生徒；梁伯鸞之去鄉，爲傭市肆。近城郊而裹足，一往迷歸舍之徒；入公門而覲顏，四顧少回眸之舊。早完太平之賦，賴筆耘以代躬耕；幸依肆照之光，充藜腸而曝老背。偶睹吉光片羽，信淡菊之如人；竊窺越布單衫，覺芳蘭之竟體。衛根葵葉，意實切於傾陽；習苦蓼蟲，性已安於避葦。沐煙露之餘采，敢作陽驕承齒頰之遺芬，爰同賀燕。

### 陳淑卿小像題辭

霓裳謫隊，香案舊曹。朱行櫻唇，原太冲之嬌女；風飄柳絮，入謝氏之閨門。遊龍之人，宛同洛水射雀之客；

舊本琅琊。伯鸞將婚，兵方興於白水；文姬未嫁，亂適起於黃巾。居民竄諸深山，王孫去其故里。隨舟縱棹，忽睹秦漢之村；叩戶求漿，竟是神仙之宅。開扉致詰，始辨聲音；秉燭傾談，恍疑夢寤。俗德搭面，送神女於巫山；倉卒催妝，迎天孫於鵲渡。片時荒會，遂共流離；一點離齡，便知恩愛。寄八襪之襟帶，不爲秋寒；脫半臂之錦綃，非憐夜冷。迨夫烽煙罷警，遁客還鄉；攜四壁之芙蓉，來歸庭戶。捧半年之巾帨，始認家門。因亂成婚，已失椿萱之意；爲懽廢禮，大非姑舅之心。厭嫌之色難堪，驅遣之詞并進。流黃新婦，蹴袂裙之細步；以歸織素故人，望騰燕之高山而去。連理之樹，日度愁鴛；比翼之禽，翻爲別鶴。此際真成雙怨，是番幸不長離。青鳥啣書，頻頻而通好信；紅衿繫綫，依依而返舊廬。且喜運數之亨，珍珠復還合浦；未釋帝天之怒，牛女終隔明河。道里非遐，遙天相似；幃房日近，蕩子還同。黃上侯之窗前，啼含鏡影；義安主之牀上，涕溼衾花。胡消息之能通，賴腹心之可託；金釵略扣，鐵限

初開。對影之鸞，相看欲舞；聞簫之鳳，並耦成仙。離合驚其非常，悲歡感而交至。沈吟爲爾，不擬有今；嬌羞昵人，猶疑是夢。引臂替枕，指屈黃蘗之程；縱體入懷，腮斷明珠之串。紅豆之根不死，爲郎宵奔；烏臼之鳥無情，催儂夜去。幸老采蘋之能解意，感女崑崙之不憚煩。方悲金屋之人，捐會似扇；尤惜錦綉之物，棄不如麈。廣柳爲船，別嬌嬰於渡口；長江作泪，望悃踰於河汀。遭逢苦而憂患除，艱厄盡而債孽滿。雷霆雖烈，漸感悟於湘衡；伉儷久成，初合懽於荳蔻。鴛鴦眠渚，不思風濤；燕子偃梁，同棲玳瑁。好期世世，香灼迎玉之肌；誓在生生，梳斷銜山之月。朝炊暮績，迎人之笑；鬢仍開兒啼女號，請我之惡聲未有。所恨離奢會促，孫子荆怨起秋風；可憐樂極哀生，潘安仁悲深長簾。香奩賸粉，飄殘並蒂之枝；羅襪遺鈎，淒絕斷腸之草。半杯漿水，呼小歲之兒名；一樹桃花，想當年之人面。敬傳神於阿堵，聊寄念於空閨。環珮珊珊，臨風初動；春山淡淡，含睇將流。五夜中見影行來，願如紫紫千

秋下有人拾得，恐當真真。薄發駢詞，即充小傳。

我日園倡和詩跋

暮雨生微涼，處處惹松筠之氣；秋聲滴暗露，隱隱流荷芰之香。石徑雲深，檻外之寒蟬弔月；銀床轆斷，庭前之小鳳啣花。邱壑曠乎襟懷，文章假之天地。風來水而景物俱可移情，酒滿樽中，主人復能醉客。天倫樂事，已集風月於蘭亭；大雅雄章，疑聽笙歌於梁苑。望仙帆之縹緲，恨未攀舟；披彩筆之風流，神切倚玉。驚人之句，已探珠顆於龍頰；擊鉢之餘，聊附繩點於驥尾。

擬

上至孝性成，恭遇 皇太后萬壽聖節， 御製  
萬壽無疆賦，仍 命翰 脩諸臣擬作進呈  
御覽，逢 賜御書各一幅謝表 康熙二十九年伏以  
介永福於岡陵 慈母晉無疆之祝 煥天章於

松柏，聖人昭不價之誠。百官共祝遐齡，萬國羣瞻孝德，圖書彩溢，陳澶歡騰。臣等誠恐誠惶，稽首頓首。竊惟君子三樂，純嘏莫大於俱存；王者萬幾，至德莫先於立孝。故明發切二人之念，晨昏謹三至之儀。頤復均等於昊天，劬勞尤專於母氏。赤虹繞霧，實啓堯封；紫宿流輝，爰開禹甸。雜霸之主，尚有長河之朝；衰晚之侯，猶悔城頰之誓。然甯親之典，少曠則鞠子之情，已微歌風而稱壽觴，徒矜德色於一旦；因疾而改常度，遂開罨障於兩宮。即循定省之儀，莫盡順承之孝。未有揮毫染翰，親成萬壽之章；拜手颺言，盡受百朋之錫。如今日者也。伏遇 皇上陛下宏慈覆地，廣孝同天。瑞啓璇宮，敬 一人以宏萬邦之佑；光生瑤席，先百行而合四海之歡。至德高深，雖廣被乎率土；皇心凱摯，尤獨切於庭幃。念生育之恩，非玉食所可報；具 持載之德，豈 徽號所能揚。恭逢 萬壽之辰，親製無疆之賦。奏鈞天之廣樂，香繞紅箋；同擲地之金聲，花生青縷。龍躍虎臥，若曉漢

之橫空；鶴舞鸞翔，類長風之卷旆。黃門捧出，羣驚雲漢之章；丹陛傳來，俾和陽春之曲。天顏有喜，千臣共祝臺萊；造物無私，百爾均霑雨露。十行頒賜，固以寵異臣鄰；萬世珍藏，擬將永傳子孫。臣等學詩未就，作賦難工。幸居覆載之中，無忘坤儀之博厚；共在長養之內，惟祝嵩壽之遐昌。感聖主所躬行，因思致君以忠孝；沐皇仁所寵錫，輒期報國以文章。伏願道躋椿年，治臻樛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永式命於九圍；親吾親以及人之親，廣推恩於四海。宗社享無疆之福，而靈辰衍有道之長。兩儀可以參三王，不可匹矣！

### 擬

上允科臣奏請 賜宋儒邵雍子孫世襲五經博士謝表 康熙四十一年伏以 昭代隆文明之治，禮重先賢；聖朝念風流之豪，恩加遠裔。榮忽生於望外，典遂出於異常。哲嗣騰輝，儒林動色。臣等竊惟

與朝重道，式及居廬；哲后尊賢，世食天祿。虞商之賓客，繫馬於周魏；狄之子孫，授官於宋。蓋類推之愛，遂因屋而念其烏；遺恩之存，或惜業而保其樹。自忠厚之模，既渺而覃恩之典無聞。樂卻之家，皂隸遂降於後世；房杜之子，門戶已壞於本朝。以彼烏巷故堂，空飛紫燕；而况朝儀舊譜，誰問青箱。仲舒之故宅無恙乎？空勞行人之矜式；太白之後嗣猶存否？徒煩觀察之流連。墜緒茫茫，道學咸邱陵之變；前徽渺渺，布衣慚蘭玉之家。未有桂馥蘭馨，冠裳續箕裘之業；龍意鳳詔，褒封驚綸綵之榮。如今日者也。伏遇 皇帝陛下容謀神授，健質天成。濬哲文明，志在堯舜；仁君之列，狗齊敦敏。恥居漢唐，凡主之間。立極開天，遠應五百年之運數；讀書論世，尙友千萬古之英賢。先民之居，已見宸翰賜額；元聖之緒，業有曠典加封矣。念道學固闡於宋儒，而易理尤精於邵子。不求富貴，始探八卦之微；欲作神仙，猶恐二程之笑。窩名安樂，傳貽後人。自昔參究微言，固有功於開

繼於今振揚道化，何可不錄其子孫？推恩於草茅，俾備員於博士。陽春大造，施澤於不報之人；天地宏恩，動心於無情之地。百年駿骨，忽增價於千金；一介儒生，遽濫竽於庶職。是故當朝之盛典，不以遠而或遺；遂使先哲之家聲，至於久而益著。臣等秩愧續貂，名慙附驥。恪守所學，惟詩書二義爲師；敬共厥官，與朱程二氏爲友。仁義之道，遵爲許國之資；忠孝之誠，誓作致君之範。伏願 政由人舉，德以日新。君道與師道而並隆，文運偕 國運而交泰。聖壽應南山之祝，君子萬年。皇圖協東洛之符，本支百世。

擬

上念士習宜端 親製聖訓頒行學宮謝表 康熙四十年

伏以膠庠徧地，清時隆養士之文；綸紱自天，聖主廣作人之化。至教與 王言而並重，

學宮得 帝藻以增輝。士習維新，文風丕振。臣等竊惟型仁講讓，皆朝廷教士之方；立序設庠，原國家儲才之地。虞廷以五品親百姓，厥有明揚；周室以三物教萬民，始登俊秀。自對策肇於漢代，而入穀定自唐年。泮水青芹，掌之司成及司樂；澤宮白矢，升之司馬與司徒。因言舉人，固將求德行於科名之內；衡文取士，實欲得經綸於帖括之中。奈世教浸衰，則士風漸敝。縱橫自肆，羣習揣摩之文詞；佻達無行，共游子衿之城闕。惟縱掖之賤，爲聖教所弗加；斯孝弟之行，爲子弟所不謹。未有留心學校，敬煥天章；注意化成，親據容藻。如今日者也。伏遇 皇帝陛下丕煥唐文，重華虞哲。揆文奮武，天河洗兵甲之光；禮士親賢，旭日亘詩書之氣。掃藝林之帆苗，化治薪樵。闢賢路之榛蕪，亨連茅茹。猶念橫經之士，皆他年之耳目股肱；當使釋褐之先，預平時之文學。德行責司，鑿於教秩；或不以稱職爲忠，付校士於學臣。恐第以守官爲事，爰抒 容藻，用灑 宸翰。廣明德以



新民，允矣。治三二典，觀人文以成化，不獨言七六經。頌諸學宮，恍見球圖之列；鑄之殿壁，應聞琴瑟之聲。萬里而遙，聽鈞天之黃鐘大呂；千秋而下，作儒林之玉律金科。士氣爲之奮揚，文風因而振刷。臣等教漸蒸變，職愧司存。憂盛危明，計太平之人心世道；持盈保泰，仰至聖之過化存神。身膺宣化之司，願竭承流之力。伏願廣宣軺鐸，頻貢蒲輪。諧九德之弼謨，官人於知人之後；裕百年之教化，養士於取士之先。則頌慶歷之得才，奎躔聚德星之彩；如天聖之唱第，日輪擁慶雲之輝矣！

### 擬

上允儒臣請鑄御製詩文謝表

伏以奎章絢爛，帝藻彰龍鳳之文；玉版精明，天葩煥雲霞之采。壽金石而精光布漫，播宇宙而元氣淋漓。喜動蓬池，驚傳芸閣。臣等竊惟聖主留心翰墨，哲王耽志琴書。四表流動，尙紀文明之德；重華

協帝，猶傳廣拜之章。虞夏典謨，盛世之逸音。如在商周，誥誓興王之烈。猶存是皆煥乎其有章，祇以作者之爲聖。迨夫雄襟過沛，徒歌風起雲飛；秋宴橫汾，漫志菊芳蘭秀。卽建安之英風丕振，止競聲華而大歷之宮體空存，不關性理。風斯下矣，文在茲乎？未有幸逢聰睿之君，得觀風雅之盛。如今日者也。伏遇皇帝陛下學綜天人，道超今古。龍圖虎觀，共儒彥以平章；東壁西清，衍圖書之祕密。惟英謀神略，固已績邁百王；卽斷楮片詞，亦自前無千古。時作十行細札，擲地俱有金聲；偶成七字長歌，流采皆成雲氣。燦胸中之星斗，楚些非才；揮紙上之烟雲，杜陵無技。情文益溢，卽縞虎雕龍之譽；無能名焉。音韻悠揚，誠陽春白雪之歌；難爲和也。此非侈風流於文字，固以示意勸於臣民。非若剗削之能，効功天上；何如瑯嬛之奧，布采人間。莊楷書成，寫作怒猊渴驥；良工心苦，雖爲鐵畫銀鉤。金玉裝潢，一展帙而八挺驚霧縹緗絨固，纔開卷而萬里飛雲。大道融於青編，

榮光燭乎碧落。傳之奕禩。如赤刀大訓之留自先朝；  
獻之上方。似大呂元英之陳於東序。臣等秩叨附鳳。  
技愧雕蟲。似從花筆夢中。還歸舊錦。祇向驪龍頷下。  
剩得殘鱗。露灌薔薇。芬生齒頰。伏願 道心廣被。  
文德旁敷。因文藝而進考典墳。盡究帝王之要旨。假  
翰藻而參求經傳。深維化理之淵源。將見禮備樂明。  
數百世之昌符永固。化行俗美。億萬年之慶歷長留  
矣！

擬

頒賜御書謝表

伏以 帝藻繽紛。瑤管煥雲雷之色；  
煥霞縑分雨露之恩。臨摹炳烺乎古今。 天葩爛  
及乎侍從。承顏胥悅。拭目增榮。臣等竊惟筆陣縱橫。  
文字實生於蝌蚪。天機隱見。圖書已兆於龜龍。惟六  
書為六藝之宗。斯八法傳八卦之體。結繩紀事。久而  
成文。摹稊書雲。變而益妙。摩崖碧落。推千古之專家。

瘞鶴換鵝。擅一時之獨步。鍾王顏柳。代有名家。米蔡  
蘇黃。並流清譽。間有聰明之主。亦傳翰墨之芳。慶會  
閣之飛毫。因已龍文璀璨。逞錄壇之染翰。亦驚風采  
淋漓。繼書以賜尉佗。老成歸命。手詔以答馮異。舊輔  
同心。然光武之御札十行。時見遐方受惠。唐宗之飛  
白一紙。止傳近世蒙恩。未有上下交而志同。墨蹟屢  
頒於宮禁。明良合為一體。奎章悉徧於朝班。如今日  
者也。伏遇 皇帝陛下。應籙承天。 握符御世。  
明堂博覽。化蒼生載地之仁。 使殿粲陳。納青瑣  
斷金之義。 視朝既暇。留心於典冊之間。 灑  
翰尤工。得意於烟雲之外。筆歌墨舞。若曉漢之橫空。  
鐵畫銀鈎。類長風之卷旆。揮 鳳池之麗藻。獨劈瑤  
箋灑 鶴禁之松烟。分沾鸞序。黃門捧出。瑞應金麟。  
絳幘傳來。光搖銀海。喜龍蛇之飛動。睹雲漢之昭回。  
奇字屢吟。如廣樂之初陳。音移衆籟。寶章一覽。似太  
陽之甫炤。芒掩繁星。承王帙之有光。期珍藏而勿教  
臣等學書未就。投筆無能。芸閣懷鉛。空抱鴉塗之技。

蓬窗握管，未詳屋漏之痕。仰荷優渥之隆恩，敢忘勤劬之微報。伏願至德廣運，文教誕敷。網羅六藝之林，務盡丙丁甲乙。馳驟八行之外，不徒文字語言。將見千年太史之河，光浮若鏡。五色文昌之宿，氣蔚成珠。

### 羣卉揭乳香劄子

花神部下供奉臣丹藥蘭菊等稽首東皇殿下。竊惟梁棟成材，始加培植。蕪茅害稼，必至蘊崇。故松柏爲材木之良，則化工資其蒼翠。梓桐有琴瑟之用，則造物任其婆娑。是皆衆卉貼衣，羣情屈服。乃有乳香者，中無勁節，外少華文。殊慙莫莢之靈，僅有刀錐之液。雖盈尋丈，亦屬異才。略辨春秋，終非靈物。旣膺大造，植諸渤海。一年又荷主人，移諸般陽。五月彼遂恃寵，抽條煽威。弄影于是引莖彌肆，展柯益狂。荏苒半年，縱橫四堵。黨羽自樹，勢欲蔽天。浮蕩不文，居然偃蓋。纔知寒暑，濫廁楨榦之中。甫拆勾萌，高出儉儉之上。

流膏固位，放踵求憐。隨風而有橫斜，因蠶而爲屈曲。盤根自潤，竭疆土之脂膏。叢葉獨團，斷倉冥之雨露。遂使翠雲之草，與苔蘚而皆枯。綠萼之梅，緣冰霜而俱瘦。春花滿地，不受陽和。細草如毡，益加憔悴。不知宛城下，彼久虐復何堪。止覺孝水旁，其餘毒已若此。臣等叨賦弱質，苦隸矮簷。雖戴光天，實同幽谷。誰非日月所照，而委在陰冥。同爲天地所生，而罹茲荼苦。兒女引蔓，仰待雷霆。姊妹連根，苟延旦夕。苟不急加斧鑕，恐將盡殄生靈。且以花封，置此蠢物。不惟流毒庶類，抑亦有玷羣僚。所當立縱斧斤，夷及苗裔。庶幾一隅世界，復見天光。半夜花魂，聊蘇生命。明知殿下仁柔，但祈轉達帝聽。臣等昧死以聞。東皇令曰：乳香者受氣鴻濛，托根草野。雖無長才，大用喜有餘液。旁流故主人，移植園林。俾潤肌骨，何物奸丹淫藥，敢與謠諑之詞。點菊刁蘭，妄作萋非之愬。况數年久陰之所，未聞噴有頰言。何五月暫移之鄉，遂云了無生趣。可知地方好訟，習俗不醇。且生產各有定鄉，禍福

罔非前數。宜安風偃之分，靜待露復之加。愛憎靡常，榮枯何定？如上帝憐爾久悴，則吹拂可期；倘主人厭彼不材，則斬徙有日。或使河陽桃李，與汝并受春陽；當有郇國黍苗，及爾同沾陰雨。不然，蝸石原有缺陷，非我縱容；豹幽亦甚遐遙，憑卿呼籲！

### 上布政司救荒策

山右之奇荒，千年僅見，而潞邑尤甚。蓋他處尚有麥可以接濟，尚有苗可望收成；而潞自去年六月不雨，直至於今，又加蟲災，禾麥全無，赤地千里。民之餓死者十之三，而逃亡又倍之。其商賈有素業，與安土重遷之民，僅存無幾。其餘皆桀驁不逞之徒，殺人放火，以爲生者耳。現今除縉紳而外，惟有坐以待斃之士，及三五良民，日與成羣之盜，雜相間處。晝無飽餐，夜不安枕。勢將使餓者以不能作賊而死，飽者以不能禦賊而死。闔縣之人，不盡不休，真可懼也！今大人聖賢爲心，設粥廠於郡城，賴以活者不可勝計。道路

歎傳；人人頌德。愚生聞之，惟大人樂聽善言，能行善政，故敢以荒唐之詞，獻諸案下。如當則見諸施行，固梓里之福；卽不當而迂儒之無知，亦仁人所不怒也。伏陳五則，開列於後：一曰錢法。夫錢之挑選苛刻，起於康熙四十二年。先是州縣出告示曉諭民間，謂雜錢之行，姑從民便。三年後都中新錢下，則市中之錢，皆不許復行。因而有錢者皆大懼，急賤棄之；而貿易者選之又選，挑之又挑，一旦而成廢物。久之官錢不下，而挑選之積習，已牢不可破。其棄置不用者，各有名目：以鐵鉛作模，椅而成錢者曰椅錢；兩面磨光者曰磨錢；熙字左撇，彎長者曰五腿；新出於鑪者爲黃，疥；炭黑不淨者曰黑疥；大而薄者曰薄疥；糝糊輕小，人人不便者曰死疥。總之皆私鑄之別名。故各處各行一種，使爲官鑄，則都中並無二模。其字畫輪廓輕重大小，又安有此行而彼不行者乎？且都中大錢尙未行下，而私鑄者已依樣鑄出，以欺愚民，遂盛行膠萊間。久之而黃者悉變而黑，人始知其假，皆擯棄之。

遂有懷中抱錢而餓死者。豈盡挑選之故哉？然今之錢禁，其陋弊與盜案等。蓋法太嚴，則官不敢報，因而私鑄甚多。自長山鄒平以及五定諸處，鑄錢不下千支。京都之局，不足供千鎰之燬。於是私鑄遍地，而官錢之存者幾希矣。今方捉私鑄者以竊治其罪，而又責人之不行其所鑄，不亦適相反乎？然欲禁使勿挑，而緩之，則民不諒急之，則粟不入市，而糴者益困矣。法將奈何？竊思彼此混爭，病在無官錢耳。若疏請各省復開舊局，則官錢日多，而又式樣精工，體重質美，人人奉行矣。今以貧民之艱於得，時而姑強使之，以雜錢姑相留易，實仁人之用心。然亦目前救急之策，而終非長久可行之道也。一曰無禁糴。昔周季各君其國，各撫其民，痛癢絕不相關，而猶曰無邊糴。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一隅失所，亦屬痼疾之痛，而忍閉之糴耶？此猶王道迂闊之論也。自今日言之，不惟不可禁，並亦不能禁。何也？一禁則糴者不敢入市，而求諸糴者之門，官烏能盡知之？更有屬託豪強，買給市

僧，而爲之代糴裝載，以護送出境者，官又烏得人人而察之哉？是禁糴之法，正以啓無賴之搶奪，恣棍徒之騙詐而已。且一禁則糴者鑽求急急，糴者勒索愈甚，而市價之騰湧益速，總不如聽其自然。年豐之處，粟少貴，則年凶之處，價亦得以少減。年豐者即粟少貴，而不至於大飢，年凶者價少減，而亦不至於盡死。豐凶略爲之均，亦瓦全之一道也。一曰官穀可借。蓋倉中積穀，其初納時，名爲樂輸。原令民自爲計，將以備本地凶荒，非待他人之所取用也。前年他邑被災，則一運二運至六七運，且勞民傷財以賚送之。今本地連年大飢，餓殍滿野，流離載道，而倉中穀反不得一粒入口，積穀之本意，謂何？漕原積穀一萬五千餘石，借賑新萊者一萬石，下剩者雖不足救閩縣之人。如學中生員不能遠竄，奄奄待斃者，十之八九，合無斟酌借貸，不妨造簿登名，使收成後加息還倉。諸生輩各有恆產，亦非一瓢一笠無處追逃者也。如此則目前免貧賤之飢餓，他日可增官廩之積貯。此舉兩

得之道，即天高地厚之恩也。一曰治盜：古有荒政十  
二，除盜賊爲其一。蓋年荒則盜易聚，天下之大亂多  
起於荒年，不可不早杜其漸也。即如潘如去歲歉收，  
初之穴牆胝篋者一二人，後漸三五成羣，架軟梯爲  
進院之具。自過歲以來，皆四五十爲一夥，刀槍火炬，  
攻打莊村矣。或劫財不得，則燎人至死；入村不得，則  
縱火燒村。至有一村盡爲邱墟者！被害之家，皆忍痛  
含冤，莫敢聲報。間有認貌指名以報官者，非爲捕役  
之所買放，即薄懲鬆繫而不盡其法。於是官以姑息  
爲仁而賊民日多，官以諱盜爲智而良民日少。既以  
千百之戶口，半盡於凶年，又忍以僅存之良民，聽其  
死於盜乎？今必申飭州縣，使受害者敢報，兼使司盜  
者不敢不拿。治荒年之盜，不必限以成法，亦不必責  
以報上，而令隨提隨審，隨審隨處。古云：「亂世用重  
典，則治之宜嚴。」此輩皆轉賭無行，游手不務本業  
之人，即在豐年，亦非善類。流離飢死之民，乃足惜，而  
此輩不足惜也。且乘其未據山寨，猶可易就束縛。夥

者分其首從，必務翦其渠魁，十中捕其一二，亦可散  
其餘黨。案固不必捉完，而捉者即勿輕放。若寬縱，  
盜益無所畏忌。迨賊勢養成，勢必至於用兵，則誅益  
衆而殺益慘矣。惟立法嚴，既爲盜者可以喪其胆，而  
未爲盜者可以消其萌。盜息則良民安，良民安則所  
患者獨有饑耳！今則日間經營升斗，夜輒有人入室，  
以刀壓頸，劫奪而去。此民間之苦情，呼天無路，急待  
仁人之區處而拯救者也。一曰粥廠：郡城之內，蒙力  
捐清俸，以救災黎，真覆載之恩，功德不可思議。現今  
有麥可食，有苗可望之處，稍緩其憂矣。如潘之野無  
青草，流亡殆盡者，而又妄冀援郡城之例，行文下邑，  
設法移粟，俾四方各立粥廠。又遍諭通省，使流亡之  
民，歸而就食。若慮米價高貴，煩費難繼，不妨雜以糠  
粃，苟延其性命而已。廠中則選富厚有德者以司之，  
務期周徧均平，皆沾實惠。此救荒之急策也。然猶不  
如周粟之便，何也？四鄉設廠，則十五里以外，迨漸遠，  
一人獨往，則家中餓其老弱攜家而往，則終日苦於

奔波，不如五日一次，按日而授以粟。仍是廠中之粥，使自雜糠粃以養之，則民遂瞻顧之情，而官省柴薪之費，亦或一道也。書生之愚見如此。

---

聊齋文集卷中

淄川蒲松齡

上孫給諫書

年年落魄，有負故人，自覺面目酸澁，不可以登君子之堂。因而疎節孔多，幸知我者勿訝也。所自信者，朋友之情，老而彌篤，可無愧於良友耳。先生錚錚朝端，真爲閭里生光，真爲蒼生造福。藉藉官聲，良愜鄙願。然而爲鄉紳者，居官而有赫赫名，甚可喜；居鄉而有赫赫名，甚可懼。某欲陳所見聞，又恐聽者不我嘉納。此際徬徨，真與古諫臣挑燈屬草時無以少異。願先生爲諍臣，知必能容諍友。草野之人，不敢謀居官之事，竊以爲居鄉所常知者，蓋有數端，請得而言其略：一曰擇舉而行，邑中人惟蠶役宜懲，下此則雖至賤之人，亦無所施吾繫辱。邑中事惟利弊可言，除此則雖至微之事，無所容吾招攬。蓋居高位者，爲善有力，爲不善亦有力。我一動齒頰，而階下人將百倍行之。

矣。苟行所不當行，人受之，成我之惡；人不受，成我之辱。某每見受者固十九，而不受者亦十一。其十九皆吾所當優容；其十一，皆吾所當顧忌者也。某謂先生當今日，不必用自薦之毛遂，爲吾爭雄，祇宜用市義之馮驩，代吾焚券耳。故曰：事不可不擇也。一曰擇人而友。門多士君子，古人賢之矣。德行之人，吾所師學；問之人，吾所友；至脅肩我前者，止足供棋酒笑具耳。其言固足聽也，乃初聞之而覺其佞，久而安焉。又久之，而我之肺腑肝腸，漸與鮑魚俱化矣。每一事出，我未行而百人贊之，我欲行而百人贊之，甚有以害傷天理之事，教我作陰隲行之者。門外之吞聲者甚多，但我不及聞也，可畏也。故曰：友不可不擇也。一曰擇言而聽。凡謂我一行而人必不敢違者，贊吾者也；謂我一行而人敢違者，激我者也。贊我之言，細思之而可懼；激我之言，洞察之而可笑也。昔沈文瑞先生嘗



有言曰：「凡以庸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目見，有罵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聞。』」只此兩語，遂使火盆地獄，化作清涼世界。某謂名不可以威成，財不可以怒取。凡以此等事誘我者，皆欲壞我之德，以自便其私者也。故曰：言不可以不擇也。一曰：擇僕而役，每見蠶役貧盈，懼人覆算，遂如山中之狼，借我囊以自庇。不惟衆怒難任，且恐豺狼之性，未必忘情於人肉也。且負人債者，冀投我而人不敢討；犯王法者，冀投我而官不敢追。又他家舊僕壞事而逃，借我以抗其主；否則故主失勢，又復叛而之他。如此等類，皆來賄我座客，鑽我嬖人，啖我以美利，揆身而求進步，究之染指幾何，乃使我失同袍之面，招物議之尤。此惑之甚者也。又其甚者，鄉中狡獪，思假我之聲靈，以濟其暴橫，乃蚤緣而入，甫得挂名卯簿，即公然肆行於市井，搆訟於公門。且假主人之威令爲辭，遂使鄉里爲之側目，官長爲之枉法。我之左右，皆其耳目，悉銅鐵不令主知，即偶入主人之耳，又復代爲解說。

以惑主聽，因而受害者，遂控訴無門矣。抑聞長山邑大夫南公嘗語人曰：「爲令者，他氣猶好受，惟宦家大腹奴之氣難受。」此其經歷之語，其中憤其言威也。故曰：僕不可不擇也。一曰：收斂族人。凡一人之望重，則舉族之人多竊其聲靈以作威福。力之大者，則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則武斷鄉曲。甚且族人之奴僕親戚，亦張我之旗幟，以欺山中之良儒，良可駭嘆。况貴族威名，遠邇藉甚，即時時收斂之，彼且人人以給諫爲名，若稍加呵護，則邑中之大爺公第無空間處所矣。凡此者，惡雖出於衆作，怨實叢於一人，所當與門下人同一箝束者也。凡此數者，皆弟之所目擊而心熱，非實有其事，不敢言，非實有其人，不敢道也。弟之言無可憑信，即先生問之他人，亦必以余言爲誣。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訪之焉。倘有一人聞孫宅之名而不咋舌，敲指者，弟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辭。先生存心何等愷悌，乃使桑梓愚民，聞聲而股慄，誠不知其可矣。龔者劉孔棘，自武康歸，先生嘗謂之曰：「龔

桂之藥，亦宜相人而施。一某之言真辣於薑桂矣。如可節取，則電舉而火之，如其荒謬，即不妨暴之同人，以彰吾過。弟年來無他益進，然能知非矣，斷不敢謬執己見以自是也。臨穎不勝悚仄之至！

### 答陳翰林書

古人一日之別，猶懷戀恨；數里之隔，動輒皆思。况乃天限南北，真如異世。鍾情如我輩，誰能不悒悒者哉？憶握手狼山之下，同舟邗水之間，我未喝陰，君猶茂齒。縱飲雄談，懽呼徹曙，直欲揮白日使停晷，止參斗使不墮。每一文成，疊肩擊節，追隨晨夕，使人樂而忘疲。不虞我輩聚首，遂爲天公所妬。廣陵把袂，悲緒紛來，每一念及，難爲胸臆。願乃鑼鼓收場，反蒙繾綣。桃源潭水，未足言情好也。獨是王孫歸去，僅有鶴琴；倦鳥飛還，惟存松菊。羊豕作侶，麋鹿爲曹。忽忽十七年，不覺龍鍾殊甚。于思猶故，但所異於昔者，白耳！倘今日復相邂逅，恐乘車者不能認戴笠人矣。自分年老

氣衰，無復豪思；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三賢外，非山中六七旬人所宜過問，遂於世事多所曠。客歲偶閱邸抄，乃知弁冕詞林，此中欣慰，如獲異寶。雖猶是於熱鬧場中，作冷淡生活。然讀書稽古，庶知蒼蒼者不相背負耳！私心竊擬申賀，不圖高雅先施，致音書於窮谷。灌手薔薇，喜泪交并。孔集老友，奄然物化。忽蒙訊及，彌深涕零。遂因鴻便，聊附尺帛。土物淺淺，聊申醜意。臨穎神馳，不盡欲言！

### 與韓樾老定州書

握手話別，忘却幾易寒暑，而蒼蒼者已化而白矣。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輸璧，不能自達於聖明。真令人憤氣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聞足下敝履軒冕，親朋皆弔，某獨快之。竊與令甥言，倘尊外舅有浮海之游，其負蒲團以相從者，非他人，必某也。既而聞士庶之號呼者，絡繹於道，則大喜大慰。喜者何？喜夫特遠之知，未必不由於此。慰者何？慰夫平日之

良，雖喪於冠裳，而幸存於匹夫匹婦。則知我者尚有蒼生，何憾哉！當淵明歸日時，設有此攀號，亦未必不勉爲五斗留也。昔王喬以仙作令，豈他有冀俸哉？亦以無地非修行耳！某素不達時務，惟思世無知己，則頓足欲罵，感於民情，則愴惻欲涕，利與害非所計也。足下想亦人情，無煩親友怪詫矣。久疎修候，聊以寄懽慰之情，便訊起居，瞻切何已？

### 與阮亭先生書一

十年前一奉几杖，入耳者宛在胸襟。或云先生雖有台閣位望，無改名士風流，非親炙聲歎者，不能爲此言也。近於玉斧兄案頭，得詩集兩種，快讀之，自覺得論衡而思益進，先生調鼎有日，幾務殷繁，未敢遽以相質，而私淑者竊附門牆矣。前拙志蒙點誌，其目未遑繕寫，今老臥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與同人共錄之，輯爲二冊，因使呈進，猶之四本論遙擲急走，惟先生進而教之，古人文字，多以游揚而傳，深愧謏陋，不

堪受宣城獎進也。

### 與阮亭先生書二

久擬一親杖履，輒慮倉卒，不能竟所欲談。思近通德之門，覓一居停主人，僑寓五日，庶朝夕蹈隙，得以罄所懷來。在苒因循，而舍人已趣裝矣。近不能晤，遠復何如？望樹瞻雲，祇有悵切。松留，心風雅，雖已有年，然東塗西抹，其實無所師授。少苦鮑謝諸詩，詰屈不能成誦，故於五古一道，尤爲粗淺。近妄擬古作，寄求指南，冀不吝數筆之塗，亦猶在夷貊則進之耳。送別一首，所謂貧別在骨，止足以供笑資，不堪箋奏。統俟揮擲，臨池翹切。

### 與諸弟姪

古大將之才，類出天授；然其臨敵制勝也，要皆先識兵勢虛實，而以避實擊虛爲百戰百勝之法。文士家作文，亦何獨不然？蓋意乘間則巧，筆翻空則奇，局逆

振則險，詞旁搜曲引則暢。雖古今名作如林，亦斷無  
攻堅撻實硬鋪直寫，而其文得佳者。故一題到手，必  
靜相其神理所起止，繇實字勘到虛字，更繇有字句  
處，勘到無字句處。既入其中，復周索之上下四旁焉。  
而題無餘蘊矣！及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務於他人  
所數十百言未盡者，予以數言了之；及其幅窮墨止，  
反覺有數十百言在其筆下。又於他人所數言可了  
者，予更以數十百言，排蕩搖曳而出之；及其幅窮墨  
止，反覺紙上不多一字。如是又何慮文之不理明辭  
達，神完氣足也哉？此則所謂避實擊虛之法也。大將  
軍得之以用兵，文人得之以作文。縱橫天下，有餘力  
矣！

文章甘苦，盡於此矣。其文亦如出蘇子瞻乎？

### 贈韓義仙序（代）

韓侯義仙，三秦名士。丙戌歲，以內翰出令瀘。慈惠廉  
平，淡泊復能自甘。又深沈於帖括，樂以教人，輒娓娓

不倦，使聽者忘疲。且長民者，握麈論文，共喜足音之  
登然也。某每一接見，如飲醇醪，尤喜其至誠敦篤。無  
他肺腑，侯亦以毫不干私，諒余樸拙，因而相視莫逆。  
八兒沆，又以文字受知，時獲提命，非徒衡荆岑寂，借  
冠蓋爲光寵也。是時候年六十有四，猶抱商器之憂，  
每以道及。某曰：「居官宅心如公者，尙當高大其門，  
以俟之，豈僅以丈夫子而已哉？」逾年十二月二十  
七日，果符玉燕之祥。以某多男，下托兒輩雁行之列，  
於序爲九，屬某命名。考古畢，萬興於魏曲沃桓公子，  
萬興於韓萬盈數也。遂以爲小字。兒輩皆以世名，泊  
演渡沅澗，涵漑沆，皆從水。遂名之世瀕。諸兒字皆以  
公，遂字以公般。般，瀕水也。某烏衣巷中一遷儒耳，齊  
秦相距二千餘里，匪惟侯不知有某，某亦何知有侯。  
且臨瀕相交好，又生佳兒，作百世之緣哉！又奇已兒，  
慶百辰，某及弟鑰赴湯餅之召，綳而相之，哲貌豐頤，  
直英物也。益洒然喜。適邢孝廉來自隴西，爲侯同榜，  
與共宴笑，懽甚。促醢不覺盡三蕉葉焉。某素髮垂頰，

惟一老孟光，布衣椎髻，偕隱山谷，何意復觸愛少之權？因贊言志喜，無論異日阿萬騰壑，庶可追溯。龔好，且我兩門世澤弗替，倘子若孫有特達而仕進者焉，邂逅之遭，亦當有手足之愛也。

### 王孺人八十壽序（代）

某素樸訥，於疎者不敢稱其惡，親者不敢揚其美。蓋疎者恆多溢惡之言，而親者恆多溢美之言。故口之悠悠，未言而人先疑之矣！今值吾叔母王孺人壽辰，諸子姓皆願稱觴，以某馬齒加增，囑爲頌德之詞，以傲華封之祝。而不知凡子弟之於尊長，不惟不得愚之，並亦不得賢之。况某於叔母，於族爲至邇，屬離猶毛裏也！又烏得而鋪張之？又烏得而揚厲之？因謝不敏，曰：「予何言？」衆曰：「亦姑言其衆所聞見，佩戴者而已矣！有何不可言者哉？」子試言其家，世世華廕，初未嘗以貴自倨者可也！子試言其佐吾家刺史，以慈道助平反者可也！子試言其歸奉高堂溫清，自奉

箴管抑搔，不諉媼婦者可也！子試言其事奉邱嫂，一食不忘，如奉姑嫜者可也！而且十房內，賓至者如歸，其家貧者，解推使去。至子姓戚里，多所負貸，而薛券之焚，吏不俟馮驩矣。衆不過有不容已於孺人之意，欲頌其德而祝其年耳！此何者不可言哉？「某卽志衆人之言以爲言，不敢更贊一詞。然叔母今八十年矣，而康強猶倍於昔。昔多病，每使諸孫之能御者，負之登樓，近則去杖，迴翔如壯歲時。此可見人心所在，卽天意所存。竊意必有升卿者出，大興吾門，金花標帶，當猶及身受之，豈但觀蓬萊之清淺，再下一籌而已哉？此衆人之意，此某之溢美也。」

### 曹大妄先生小傳

先生姓曹，名天无，字大妄。本名元吉，因故易。然不與人通姓氏，蓋大隱君子也。世安邱，順治乙未來淄，結廬巖山麓，居恆足不履城市。回計先生來淄時，松齡二十有八歲矣，初不知有先生。及知，又不獲與先生

面咫尺天涯，輒引爲憾。齡無狀，誠不敢與畸士逸人  
扳高躅，然心嚮往之，路不能一日忘。康熙戊午秋，介  
徐子大拙往求見，徐子忻然爲先容。徐子先生弟子  
也，值先生店未獲見，厥後饑驅四方，距鄉井遠，且頻  
忽忽者凡幾年，徒神遊先生杖履間，恆以不得一親  
高姿爲憾事。歲甲申自稷下歸，徐子來告曰：「先生  
老而病，病且卒矣。」聞之愴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既  
而求其軼事，人罕知者。徐子以師生誼，能道一二，殊  
不詳。洵其采而搜之，踰年得其報。蓋先生明季時以  
文章風節自命，值瑞忠、東林諸君子，以聲氣爭於朝，  
往往義不苟合，不違仕，顧又慨時事之日非，當軸之  
貪祿無長策，懷才未試，亦不違隱。天崇間，力學者十  
年，冀一見用，應詔舉，被賢選，蓋未嘗一日忘天下也。  
崇禎辛巳閏七夕，家庭例祀雙星，封藕節，屢無竅。先  
生曰：「是殆天示我以塞聽蔽明耶？」遂閉門不與  
天下事。天下既定，當道言於朝，守令徵於里，好學之  
士，又求從於門，名籍籍甚。先生懼之，厭之，鄙之，恥之，

乃披簑負耒，與樵牧相尙羊，人不得而物色之。又喜  
與浮屠老子遊，皆不知其姓氏，知亦不告人。越十五  
年乙未，從弟貞吉成進士，或爲先生賀，先生曰：「是  
何咄咄傷人耶？」乃易名來潛居也。貧甚，閉門種菜，  
以自給。日或不再食，甘焉。或執贄請門下，問有應者，  
大拙幸其列。無子，一女，能爲文，能輯父書，以貞老資  
山田數畝，給或求先生遺墨，女不妄示人，且祕言其  
行狀，故鮮有知。大拙所知，止此而已。夫以先生行誼  
之高，風節之峻，胸懷之磊落，有足以風世勵俗者，徐  
子言之，大概有在矣。謹據而書之。先生卒於康熙四  
十三年甲申，享壽九十有二歲云。

### 姜處士傳

處士姓姜，名辛，太公望苗裔也。望以佐武功，封於齊，  
子孫遂散居諸郡，或居西蜀。惟居蜀者得稱子牙，從  
其朔也。處士祖若父，世尙陰德，與農圃家爲伍，不樂  
仕進，故無顯者。周之季也，處士始出，時魯人孔子大

聖人也，名聞諸侯。所從遊者，盡列國賢士，而獨深重處士。每日必在座後。孔子道既不行，聞詔於齊，厄於陳蔡。時諸賢，梁子弟多散逸，惟處士嘗侍左右不去。以是名滿天下，人爭延致之。其所流寓，多在邱園中。滄煙吸露，於世味泊如也。根器深靜，而風度則濯秀可愛。好衣青羽衣，每臨風嘯詠，翩然秩然，如神仙中人。識者每望而得之。然性剛介寡合，恥以甘腴取容悅，又口刺人，是非不少假借。人受之，輒口齧，或面發頰，或涕淚交下；汗浹背者，亦不之顧。既而風味浹洽，覺有通神明，去邪穢力，乃歎服。然亦坐是見疎，或有大烹之享，雖邀致，輒志曰：「吾奈何柔厥性，而與肉食者狎乎？」惟工長桑君術，人以疾患來告，則無不往。既至，爲決嫌疑，定可否，授以服餌之法。苟得濟，雖解衣刺血，剔膚割股，所不惜也。其切於救人如此。與西川椒氏、小山桂氏諸子，氣味雅相得，嘗謂二子曰：「世之季矣，習爲甘旨媚人，實投以酖毒耳！尤可効乎？吾儕其毋爲脂韋易吾素。以是晚節，皆益勵，人或合

稱之曰：「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云。處士既卒，其族類繁衍甚，遂徧大江南北間，然皆有處士風。此先生自爲寫照之文，較昌黎毛穎徒爲遊戲者不同。

### 重修玉谿庵碑記

竊聞人師闡果，雨裏飛花；至性通靈，蓮中幻相。絕谷深山之際，忽開化城；陰天大夜之中，宏燃寶炬。故國內禽魚樂生，西土而殿前松柏，竟繞東枝。以是知菩提感應，良非妄語。于是僧伽水濱，傲五層之殿閣；醍醐山頂，起八寶之樓台。清梵成功，長夜受福；世尊所言，諒不欺我！因而芳閨綵線，繡成妙鬘之雲；金屋白檀，雕作琉璃之葉。寶塔舍利，蕩漾冲霄；翠瓦魚鱗，參差拂斗。凡以嚴事招提，感發慧覺；人咸此心，無他故也。玉谿庵，原先大人之所創建，南接層巒，下瞰幽谷。白石齒齒，如玉不窮；秋潦霖霖，成溪無際。傍山臨壑，因以爲名，創建至今，蓋有年所矣。廟碑苔蘚，多歷歲

時佛面泥金，漸蝕風雨。遂使廊前斷瓦，久沒荒苔。幾令野外偶人，還歸故土。蒼鼠晝窺，元狐宵棲。居民爲之惻愴，行路爲之淖歎。故觀察沈公，施濟及于鄉隣，菩提由於天性。一日者，驅車別業，觀鹿苑之荒涼，駐馬殘垣，悲龍堂之禾黍。旣測然而動心，遂慨焉而倡善。募緣疏成，首以謀予兄弟。噫！是在仁人，尙起莊嚴之願。況屬孫子，敢忘堂構之思。各出數金，聊資一資。於是鳩工庀材，擇吉興修。不圖觀察辭塵，溘焉朝露。又值饑饉，涖臻輟工數載。賴有杜善人，克終其事。里中王某輩，不辭厥勞，迄今年始告成功。或使庵羅園裏，果樹常存；簷匍林中，華香不謝。萬代瞻依，願不倖歟。雖然，抑有慨焉。當日牆垣頽落，創此舉者何人？今茲殿宇垂成，首乎善者焉。往嗚呼！閣尙臨江，無復建閣之人。桃已結子，不睹種桃之客。今日表揚善德，以誌不朽，非予之責而誰責哉？

## 紀災前編（康熙四十二年）

癸未四月天雨，二麥歉收。五月二十四日甲子，雨竟日。自此霖霖不休。農苦不得耨，草迷疆界，與稼爭雄。長。六月十九日始晴，遂不復雨。低田水沒脛，久晴不涸。經烈日，湯若煮禾，以盡稿。高田差耐潦，然多蜚蜚奇臭，族集禾穗，穽爲墳起，剖之紛紛四出。日既上，則入土而伏。禾被嗜，以枯以秕。蕪盡臭，牛馬不食。類最蕃，又善蟄不死，不可逐，不可撲滅，爲害無已時。惟豆不籜而得無恙，而豆未華，更無滴雨到地，人無復望其收者。朝視之，露熒熒綴焉，亦花亦角，亦實，畝斂二斗。天所在，理不必其有也。願久旱，田深半尺，無潤土，種麥愆期。中秋小雨不可耕，農慙慙自急。或起浮土，時播數畝，若置之。廿七又雨，倍中秋。天已寒，無敢不耕。犁入地，僅沒其銳，溼覆而乾，承之。五日後，燥不可耕矣。初種者，苗出斷復續，細纖如絲。後種者，不復出。爬視之，一二萌生焉。中秋所種，經雨斬然，壟無斷際，但瘠不肥。俟明年雨肥之，而一冬無雪。天微和，陌上起黃埃，道不圻。是年因遭霖雨，六郡皆飢，粟暴貴，臘



將盡，麥梁斗七百，菽粟五百，而錢之選也苛。先是官論市中雜錢，始從民便，都中新錢下，不許復行。貿易者皆懼，非舊日官錢，斥不用，而官錢一，又被私鑄者燬爲兩。久之，新錢不下，以千錢並不能糴升米，膠萊間多有抱錢而餓死者矣。縣有練市里許，至夕售盡空禾場中，風飄帶掠者，囊五六十粟，穀倍焉。乞丐趾錯於門，卽糠糶亦不能嗟來之。歲豐，大賈富歲，飢儉農富，歲饑，勤農富。是時千石粟，千畦菘韭，與萬戶侯等。朝廷截漕五十萬，遣旗官分道賑濟，獨淄不成災，未與賑。幸皇恩肆赦，兩稅盡蠲，則雷公雷母，不得擇地而雨露之矣。過歲正月廿七初見雪，二月廿三又雪。雪既融，麥未出者盡出，出者盡長。去秋未種者，物色北地春種，日轉麥，斗值千五百，遙遙負戴歸，亦盡種。而由此雨復絕，麥秋種者旱死之，春種者蜚死之，轉灣種者高田亢死之。惟秋早種者，莖四寸許，尙有蠅頭穗。家數畝麥，男子出行乞，姑婦生拔之。籃而歸，庭而曬，擗杵其斂具也。粟至此，價亦騰，斗至千

錢。鬻兒賣婦者，邑無賴居爲肆求售，取牙利焉。春初榆皮一空，遙望玉樹成林，楊柳槐因葉及枝，髡之，童然桑生鼠耳。家家護守之，或近澆村，村惡少轉相連縱，負篋籠，百十爲羣，若蝗聚，若揉登，主者莫敢訶，睨之而已。六郡皆患荒，淄獨患再荒。六郡皆患旱，淄獨患盜。淄自冬驚盜，邑無甯村，村無甯日。家中粟盈斗，錢盈貫，箱有完衣，目卽莫敢睨，防少懈，白刃加頸矣。盜日益多，漸至十餘人，或至四五十人爲族。縱火燒村舍，殺人行，淫罔不至。微獨不敢報，亦不敢傷。蓋爲盜官不知人命，官知之盜殺人，官不問人殺盜，懼官問盜犯無死法，人命犯無生路也。或徹夜閱，但矢去鏃，銃去丸，以驚之散焉，則已。淄至是彌望無青草，而境之南之西之北皆有麥，於是荷擔襁子，流離道中，皆淄人也。有村廿餘家，僅餘四扉，未闔，而盜日橫。懼孤亦他徙，一村遂空。是時十分淄，耗者死二，而逃三，存者人三而賊盜二。五月底猶未雨，存者亦漸逃，惟賊不逃。如蠶附物，物雖瘠未死，尙可附也。道殣無

人瘞，禽犬分葬之，人儉而畜豐矣。郡城流人所聚，國若焦，郊關善士爲掘智井，深數尺，納尸焉。既滿，復掘，蓋十餘井，猶未已也。貨人肉者，凌晨驅驢載送，諸食肆，價十分羊之一。或煉人膏而漬之，以杖荷罈，擊銅板市上，價視烏麻之糟磨者，得入智井，猶大葬也。不死者，露穢眠道側，將死忘羞，雖生亦忘情，或借口俱出，死其一行者不顧，屍橫路衢，無鳴哭者。草間有棄兒，憐者收恤之，至是人益賤，垂髻女纔易斗粟。幸六月初九雨，深一犁，下僅隔燥土三寸許，然開闢耜聲滿野矣。播雖晚，顧地中無蜚跡，蓋上無青草，無食所，下無溼土，無栖所。故子母皆焦斃，大若曰：蜚害溷久，非一年旱，不能殄滅之也！

紀災後篇

甲申歲六月始雨，春秋禾一時並種，因之東南畝一時並出，積年草實，久旱不得萌，亦一時並茁。青黃碧綠，瀾漫四野，苗與莠與，莫辨主客。此時田翁田媪，鋤

不及耨，竈不給炊。汗滴禾下，半日許，苗鬚鬚亦怒生。早芸者，二十日沒膝矣。徧野無春苗，惟高粱死未盡，久置不望復熟，至此亦勃發。中原初見蚘，農相顧失色無主，惟意天好生，夏災後，生路無多，已寒塗，必不更寒竇。不知天好生，而有時所好非所生，所生非所好，孰測其然與？蚘蟻若，蟻益若，猶共坐聽之。三日後，復視壠，濟濟蠢蠢，已如兩眠蠶，禾無完葉，乃駭，乃悲。念糈懸，念饑苦辛，有失聲者。始率妻及弱兒女，以箕以羅，及斷梗，揮汗炙膚，敲擊之。婦攜乳嬰，網置壠畔，眠任風拂，啼任聲嘶，弗遑恤。近聲柝柝，遠聲剝剝，滿野器既盈，蹴杵異刑，焚坑異法，率非刑置之，無姑息哀憐者。亦有巫祝者，流香祭致壠上，詔拜而僂祝，求神之吐之。有時奔望，禾漸破碎，乃悉焚擊，然堆蟲道間，必曼聲連誦阿彌陀佛，乃糜爛之。第擊一過，就擒十一，墮地十九，兼日上伏，在下者成都焉。擣盡旋返，禾上已復集，劬勞終日，似無減焉者。越宿，眠者起伏者出，擊之紛如，似益熾焉者。惰農卽造訛言，言不可

擊之加盛；則或餒焉，或間焉，或置焉。葉旦晚輒盡，亭亭修修，賸綠梗，粳稗穗搖蕩，秋風甚者，葉盡齧穗，穗茸茸以立，而勤者苦戰不休。過二三日，勢則稍殺，至五六日，而箕折其搗，而羅斷其榮，而蟲亦落落孤其黨，餘孽僅存，不爲害矣。但擊之久，禾亦稍損矣。善擊者不專用擊法，每人隨擊者後，拾墜焉，搜伏焉，爲長平坑，爲京觀築，恆河沙不足平矣。愚民求禦蟲法，靡計不施，灰揚之，蟲並灰而吞之，摻以屋下煙埃，蟲不食，禾亦尋枯。我稱柏油良，顯畝須數兩，費太多，難嘗試也。終無出擊之策者。無畏多，無憚熱，蟲漸生，終不敵人頻殺，蟲一生數十，終不敵人一殺數萬也。然遲殺尤大，不如早殺。蠶村人有已效者，妨初出如線，尙無議攻者，彼獨先倡之，投數千，裁不盈把，竟日得一甌而強，次日得半甌而弱，三日復往，則朝擒者足踏之，午擒者指斃之，暮獵焉，無所擒矣。但一手兩足，其力幾何？智者得善計，晝親往焉，傾家與俱，暮而歸，賃村中食力者，約五更月上，旋進襲取之。已曙，俵資

令散，客不妨晝作，主不用餽餉，又早涼，不爲夜苦。夜向晨，蟲若僵，地下無伏者，計更許斬殺，倍於永晝。三夜三起，蟲以盡絕，良法可傳也。至春成所獲，善戰者十之，苦戰者八之，戰矣，不苦五之，不戰者空焉矣。不戰不苦而倖有獲，其運亨，其蟲少也。抑早芸者，苗疎以風，故蟲生也少。芸旣晚，宿草如毡，蟲遂以熱蒸而繁。是歲農苦忙，故常不得早芸，又或爲鄰累，往往延災之。蟲雖寡，太平無坐享也。其類又易孽，嘗見巨妨伏葉表，兩肋墜物，微茫如露珠，警長如蛆，蠕蠕動，頃之堆累數十，銳首撓亂，似各有作，俄已成繭，自蔽如麥然。奇情奇理，可爲駭怪。時高粱已穗，葉大耐蝕，梗高耐登，蟲自下空其半體，視不見聞，無聲者。然歲疊荒，盜多，幾與蟲等，晝防晝偷，夜防夜偷，架木巢其傍，眠少熟，粒青青已果，賊腹矣。妨故不賊豆，或憐畝穀，盡獵食無所，池魚之殃，豆則身受之。甚至隴無片葉，蓬蓬如亂麻，已角受災者，角半秕，猶粒災其華，則其歧立，不復角。穀未秀，蟲空其葉，青青轟轟然，大段如

木賊，無人采焉者。以其穗猶胎含，留待復秀。久之生一二葉，類瘦茅穗，盈盈寸許，仰不復垂，霜寒猶綠。待田耕者，中道天之猶不如蜀秫之晚生者，豆出始出，豆熟亦熟焉。乃豆未遭妨害者，又自生螟，蜿蜒二三寸，圓粗於拇。倡言者謂其肥可煎油，競捉之。囊筐充物，斷頭反革，置鼎水騰沸，油浮出，黃金色，革亦焦脆，餓者甘之。捉亦衆，因不爲災。時某邑諸生告災於令，呈妨，令咄之。謂是么麼物，何足稱災？又呈豆螟始駭，始詰名，一生答曰：「此所謂糊突蟲也。」聞者皆匿笑。八月初四雨，夜大寒，妨悉入土爲蛹。或又言蛹絕美，富者以升麥易升蛹。於是男女若婦挾鐵銳具，石足山根，搜抉殆遍。乃妨方沒，蝗又至，食其齒牙餘惠，謾謾斷粒蒂，零落田間，驅之躍於禾下。又撲之，入於叢中，苦戰而存者，蝗又盡之，刳數矣哉！加以八月亢陽，蕎花豆角皆焦隕，惟五穀早熟者，未受酷虐。梨棗天稱大有，恨隘黍稷，年稱小泰，恨寡。城西北十數里，有豆無蟲，稱調順，恨狹。餘皆恣蟲嚼而愁苦矣！

十月向盡，麥田燥未耕，較去年益晚，益乾，益寒。農無奈，播種埃塊中，情知罔濟，然麥在土，猶可痴望。土中空則絕望也。是時地裂而不震，逃亡更多於春時。去歲道有棄兒，慈者猶或收育之，今則號嘶路側，無顧者。米價方貴，相傳漕糧已經赦者，當事復欲征。人心益駭懼。世家中亦有貨車徒，載細弱，遠徙樂土者。去年天作孽，邑絕貧民，今年再作孽，邑無富民。今年之天，又作來年之孽，恐邑少生民矣！情可哀，涕可隕，志其略，告臨民者。勤農事，欲猛捍患，難得法，緝述之，告力田者！

### 龍泉橋記

淄山邑也。率傾側少坦途，或升之高，則以腕捺膝力作努；其下也，腰旅無屈骨，一躡卓立，囊囊然，每多鬚髮爲顛。少縱則奔不自禁。處處山合，杳其勢然也。又或蹄跡深，其道山潦掠其塵，以爲濁流。久之，掠復掠，遂谷焉矣。而龍溝尤巨，尤險，尤衝。衢通南北，而溝東

西以橫。以楚漢所指，以界分齊州也者。余自西鄙趨顏山，經由此道。三嘗遭泥滑，馬至此踟躕，策強進之，終畏蹶。緊其銜，馬亦知戒懼，步每不咫。踏踏沒階，胆始放，不數步上青天也。乘者不可仰，以鞍受膺，如蟲緣膩壁，馬咻咻汗喘，窟乃出。乃得坦途，無復井中天也。聞之常往來者，有時山雨驟至，則怒濤洶洶，上拍天，陵谷震搖。此時騎者下車者休，荷者弛其擔，兩岸行人蟻而集，虛尻蹲露草中，相望愁悶，以待滄桑之變。御輪者或愆期焉。又且日西下，暴客借爲利藪，暮行踟躕，則伏莽者施白挺矣。艱危矣哉！余聞之加駭歎，恨不能石而虹架之也。范村李君翠石，其爲人敦篤樂善，一鄉稱長者。忽發慈悲，銳任之，捐其產，瀉其囊，數年始竣，費金幾盈千。而將伯之助，予蓋十而三之。而文學孫伯嗣，州倅孫延仲，又捐其長稅之畝，以闢其孔道，於是一道康莊矣。壬戌工既九仞，唐太史爲作記，未遑壽石，而翠石先朝露。遲遲又久，其令嗣欲成父志，案其文，迷其藏所，而太史亦脫屣矣，莫可

問訊。穰生僅志其一二語，屬予貂續之，余不敏，何敢繼太史聊志年月，不沒所由來云爾。

### 放生池記

昔齊宣不忍一牛，子輿許其可王；宋哲宗盟而避蟻，程子以爲推之。卽帝王之要道，非謂偶殺一物，遂爲不仁，而不仁之端所由推也。余蒞寶伊始，舟過邑南，有塘一區，涵空射目。詢之吏人曰：「此官塘也。創於明季，計廿餘畝，民間網罟禁勿入。惟官以儲供應，備宴享用，餽遺歲凡再取。取則漁戶輟本業，艤舟集網，以待官攜壺榼，於以悅耳目快口腹焉。」噫，過矣。用民力以窮己欲，所需幾何，而暴戕物命，乃爾。仁者固如是耶？或曰：「仁民而後愛物。」民仁要矣。抑思愛者仁之始，仁者愛之推。夫一任己欲，則欲生貪，貪生殺。以是而司牧於上，舉凡錢穀之輸將，庸詎有念民膏而撫字者乎？刑名之出入，庸詎有得民情而哀矜者乎？工役之興作，庸詎有撫民力而軫恤者乎？且此

芸芸含生之倫，日羣然延頸於此，乃待人一欲而殺之。且非他人，卽在我之一欲而殺之，魚其有知，必且聚族而謀，相與大恐。如有謀與恐，而殺身之怨，始有專歸矣！嗚呼！可勿懼哉？不寧惟是，條而躍淵，條而淵輒敗，鱗棄路，引頸穿楊，推之卽論囚，赤涓者類也。河潛就刃，頰尾猶搖，案沾腥，金梭尙擲，推之卽舂骨，聚糧者類也。中藏尺素，宜盡葵心，於物方沼，輒供釜底，推之卽暮金，枉法者類也。余用是惻惻焉，憫震震焉，驚故舍之爲放生池。世有以予言爲善者，則此林林總總，皆可作一生想，而卽當木索之下，皆可作一放生想，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無不可作一放生池觀。昔宋諸賢，令依普賢懺法，禁捕江湖魚，後奉詔還夢，有魚爲人形者數萬，號哭曰：「長者去矣！」令作夢魚文以屬後人。余願後之君子，庶幾共勉斯意也，是爲記。

修柳泉龍王廟記

潛東七里有柳泉，邑乘載之，誌勝也。水清以冽，味甘以芬，暖增酒旨，淪增茗香。桑苧翁劇試之，驚自上洽外，得未曾有也。深丈許，水滿而溢，穿甃石，灑灑出焉，故土又名滿井。泉涓涓自流，自溢自波，折聽呼者牛馬之，其出也，匯者淵之，流者溪之，夏潦秋霖，客水相續，則泱泱然河矣！蘭若外爲泉，泉外爲河，河外爲山，山族而居，每坐泉上，小山簇簇，作兒孫羅列，圓如米聚，方如罍設，削壁開丹嶂，雜以垂楊綠柳，縈青繚白，渾無斷際。河之陰一道，通南北往來，解賞者輒坐流連。冬之日，甃石爲燠，溽暑行人望陰投止，望泉投止，脫汗笠，解衣冑柳腰，則飲則浴，則憩坐，坐頃風颺颺，泉洽洽，自謂於蓬萊不易也。泉不知何年何主人所創焉者，甃石不甚斧鑿，爲游人所坐，衣磨拂而滑之，泉旁柳大百圍，爲雨浸以濡而空之矣。泉最久，故其神最靈，每鳴亢，遠近昇柳，策駐其下，呼神者三，谷淵淵有應聲，其聲徹，雨則立澍之。天性上人，以是故立意募祠之，俾所禱所有依憑，其志良佳。然彼爲一

方祝調順，予兼喜爲邑中資點綴也。故記之。

### 王村修路記

王村爲郡邑通衢，冠蓋之往來恆於斯，商賈之負販恆於斯，無他歧可出焉者。而村之東夾途而溪，三十年以往，途尙高，俯臨溪，溪涓涓自逝耳！歲既經久，輪所經，轍深之地，所經塵揚之，怒潦所經，激冲刮蕩之地，以日下，溪泱泱四溢，漸侵容軌之區，以拓其疆。雨則魚遊于道，旱則駟陷於淖。行人解履，作鷺步，躡之，漬漬然。溽既出，濯足清流，乃履乃去，以是患苦之。咸曲折而南，假道於長稅之畝。畝中車馬襁屬，未種者夷爲道，已禾者踐爲道。雨之餘，承趾必擇燥土，則道之側復歧爲道，而田以不毛，禾日犯，無請庚者。至轍跡之所常經，則讓蛙黾長子孫焉，不已，僂乎？村中善士目所擊而心傷之，因忽忽而設一想，思貼地以石，若橋之立岸以堵，若堤之流碎碎，不得撼，雨淫淫，不得堵。趾錯錯，騎遶遶，不得埃埴，利千百世之千百人。

何其溥也？顧計須石千車，灰百簣，匠作百工，庶幾落成，煩乎艱哉。然使出此途者，肯解囊買半尺亨衢，則十人得五而此功成矣。竊意人無不喜捷厭紆，喜夷厭險，喜利物，厭自封，故衆慮其難成，余賀其易就也。說之。

### 逸老園記（代）

東阿余別業也。村雖故，小山繞之，河又繞之，暑可漁，寒可樵，四時皆可田臨。眺平不陂，頗宜稼。雖不阿，阿矣。而冲山而村，村去山步武耳。山勝以石，石數以夥，夥之勝以位置，以參差。逕之半，尙以土柔，益進益上，則石氏族而居，分疆占據，少間田。高狀矗矗，下狀兀兀，肥狀悶悶，瘦狀稜稜。虎若而伏，人若而立，羊若而羣。布置現示，費造物匠心，至不以品名，不可以馬策數。其最高有阿石，山之石之一也，尤奇。石凡三兩，渠夾間之，似混沌初巨壘未擘時，曾爲一物者，後裂之，渠其裂紋也。壁良峭，或若磴而欹，而仄，而劣，足容乎。

趾，揉行僅可上。其上則夷，容數十人分曹飲，然無飲醉者，醒可上，醉難下也。顧兩渠若躍可過，亦無敢躍平乃壯，險則怖也。坐其上，望村一簇，望河一綫，望羣山一抹，望田隴段復段如蔬畦。四望豁人懷。下石而東，可踴者一矢許，傾側側，石復枕石，堆疊崿，洶間，泉灑灑出焉，亦阿名。水所逕成渠，渠迢迢至山根，不知幾許深。石纍纍滿之，大小皆爲個，滑潔不以縷媚。瀑激然，與泉無涸時。冬則淫淫，春則涓涓，夏而霖，秋而潦，則崩崖掛練，激石雷礮，不復文。山水皆鴻濛時，舊物，曾無人賞焉者。山讓牛眠，水讓牛飲，村人不解登，登亦不解賞。天下事此類固多哉！余童時過輒浮鉤，夢魂猶戀之。修數椽屋，卜菟裘焉。水宜沼也，而不沼，予沼之。沼之上宜柳也，而無柳，予柳之。興會一至，可以蔭，可以汲，卽謂予家園亭，不禁樵牧也。可然鬢毛斑矣，又常抱維摩病，股齒獲壽，姑蠟之耳。齋扉晨啓，爽氣入懷，翠影到案。而石來座上，而樹島庭中，則臥遊之時，多於兜輿也。予不文，不能傳水之神，石之

色。水之面目，冀有能傳者傳之；人生山水色，山水生予色，爲幸不既多乎？遂記之。

### 遊靈巖記

家與山鄰，曰未遊之也，有乎？曰數遊之而未之記也，有乎？未之遊，無有也；未之記，則余於靈巖山有之。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長清與淄川同屬濟南府，長與淄距二百里強。巖在長東，去淄百里遙耳。西近孔道，車轂之所輻湊，來遊者衆，矧土著其鄰邑耶？岱北多巨巖，靈巖尤巨，尤峻，尤名。巖之北谷，沂以東，越一嶺，入琨瑞山。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爲岱之北谷。琨瑞有朗公谷，多殿舍樓閣廢址，世言苻堅時，佛圖澄弟子竺僧朗嘗居此，谷以之名。時朗爲人說法於靈巖，故靈巖有朗公石焉。巖之狀如疊石，如城墉，高千百雉。周若環，獨缺其南一面。南列重嶂，絡重谿，多植柏，翳高寒深。靈巖寺在柏中。寺後鑿石壁爲龕，居佛像。其巨，其高，略不



可上作蟹行乃登。登而四望，萬山環若幕，若張若弛，若盪若偃，殊驚異趣。詭奇百出，駭人志，眩人目。巖尻有泉，僧淪泉作茗飲，注以陶，多柏氣，亦清冽。寺壁墁古石碑，碑字漫漶，約辨有宣和政和字，宋物也。日晡循山下，時蚤，可開道往琨瑞，足疲不之果。顧琨瑞往嘗遊之，但未之記也。記琨瑞，俟遊琨瑞也。茲遊也，天春天晴，天煖，天長，視曩遊暢歸，樂而爲之記。時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二月二十有七日。

### 明湖泛月記卽贈別孫給諫假滿

#### 還臺

歲丙戌秋，孫樹百給諫乞假歸里。八月二日，招同黃子厚、孝廉、張歷、友明、經集、大明湖上薄醉方適，夕陽已催，鯨鐘報昏，漁火炤燄。給諫曰：「興未闌也。」日云暮矣，月魄旁死，蓋歸乎來！於是榜人投篙，舵女弛纜，認岸樹之沓暝，託舞琴以歌詩。松齡進一言曰：「

泛湖之樂，春秋殊致。春宜日麗，秋宜夜涼。矧將中秋，盍訂期爲泛月之舉乎？」子厚願於中秋夜作東道主，給諫以北行迫辭，遂復預期爲十二日。謀卜夜之歡焉。夫赤壁之下，坡公泛舟，桃李之園，太白秉燭，永夕起詩人之興，申旦述騷客之談。矧吾黨話桑梓於一鄉，迴萍蓬於兩地，名流裙屐，賓主忘形，良夜壺觴，嫦娥作醉，藉據結轡，有眷遐盟。高山景仰之思，程將啓北，古寺精嚴之地，湖本稱西，不隔重關，魚鱗無容顧我，正逢八月，蟾輝豈吝照人耶？是日也，有約斯來，同聲相應，日未晡而咸集，舟夙戒其先維，不管烏跋，祇延兔至，翻前遊之別調，拾良會之墜歡，放乎中流，且續牛斗東山之賦，取諸當境，膾有天心水面之亭。主人腰帶酬賓，扣舷發唱，度得還雲之曲，和來明月之章。俄而煙樹微，城郭隱，清風扇，水雲動，波心一點，浣出明珠，天上三分，全呈寶鏡。當此之際，喜可知已！維時欸乃未終，遊行自在，魚驚人而欲避，鷗逐槳其潛來，遂就淨池而爲泊焉。淥水中央，紅闌九曲，木欲

脫而蟬噤，天不夜而鵲飛。夾岸楸桐，瑟瑟叶清商之響；搖波荇藻，瑩瑩涵滑笏之光。淺瀨浮輝，四照現上方樓閣；深杯倒影，一吸盡大地山河。孕隴隴於始波，表晶晶於餘沓。快老蟾其可語，招手狂呼；驚棲鶴而爭飛，昂頭大笑。時則迴燈添酒，無關白傅琵琶曲水流觴，略似蘭亭少長。折秋杯而疎酌，含風遠以輕搖。不知涼露之零頭，但愛清光之掬手。天河影轉，識是更深；遊舫人歸，何妨興盡乎？是知升沉者至無定，聚散者有何常？莫非天假之緣，賦醉歸於夜飲，猶是會逢其適，悵頃刻於天涯。明年玉尊，知醉何處？今宵玄鶴，儻掠余舟，在水一方，永言君子之慕，別路千里，不隔美人之思。焚草高風，諫垣望峻，寄梅他日，吾輩情多。爰假毫端，略陳心曲，勝遊罷矣，眷言記之。是日會者，仍前遊四人，添入者，李約庵茂才也。

聊齋文集卷下

淄川蒲松齡

募修鴛鴦谷橋引

淄環邑皆山，故河患常少，而溝瀆之險阻過之。蓋河流之浩瀚，尚有舟楫，而野水之崩騰，苦無翎翅。不雨則突兀下上，輒覆輪轅；一雨則湏洞懷襄，莫辨牛馬。且也天清潦盡，猶踣弱泥；日落鷄鳴，兼憂暴客。危乎艱哉！其患尤多，其害殊烈也。淄境率少坦途，而他鄉皆僻徑，無百里車轍，徒爲耕斂之所梗塞，負擔之所呻吟而已。至西鄙則省會通衢，而道有三險。一龍泉溝，一桃花塢，一鴛鴦谷。隘有崩濤，深可伏莽。時而千山灌壑，撼搖天日而來；甚則一挺中顛，掠劫囊裝而去。阻隔行人，爲害已久。幸龍泉溝自數年前，賴一方善信，建立橋梁。桃花塢亦鳩工庀石，漸次落成矣。惟鴛鴦谷舊有小橋，傾圮殆盡。疑法師之架虹作渡，轉眼空虛；如仙人之擲杖爲梁，隨踪消滅。遂使南北道

路，猶界鴻溝；來往行旌，遙愁天塹。遺此缺陷，有恨何如？竊喜近村諸戚黨，見賢思齊，爲善最勇，捐金捨地，不讓獨賢。敦事募緣，各有專任。雖一簣之未覆，當九仞之初基。而意中之虹霓，已凌霄漢；眼底之車馬，紛就康莊矣。但恐驅石無能，術或窮於中道；負山非任，力必屈於長途。所望四方仁人，助厥成功，襄此義舉。欲王刺史之疆界，不覆租車；冀蘇長公之豪襟，遺留犀帶。彼編橋渡蝮，猶發盛德之祥；况布地施金，豈無長者之報？天人之果，竊願與諸君子共給之也。

募建石溝河橋引

石溝河在淄青之界，蓋南北之通衢也。臨崖下注，蒼茫數尋，入谷仰窺，青空一綫。亦途之至危者矣。而乃萬蹄萬趾，晨夕奔騰；九地九天，倏忽變易。喘牛汗馬，覆輪躑轂；慈悲者或憐之矣。雖然，此猶未爲其甚者。

矣！迨乎秋落桑麻，野無籬笠。深溝易蔽，遂有伏莽之

虞。狹道難奔，輒罹喪貨之禍。挺矛驟起，跪獻腰纏。囊

笈全搜，乞憐蟻命。則是爲三冬暴客，設出沒之窟巢。

留數矢長渠，作南北之陷阱。此行道之所憂，卽維摩

之所病也。不寧惟是橫石礙路，已憂跋履之艱；急雨

翻盆，更懼懷襄之水。渾潦肆注，湖泮無休。塊磊互冲，

摧礪不已。期遠花燭，或礙宋子之車。目斷舟梁，因下

阮生之涕。而或河消濁浪，已滅夕陽。鷓鴣叫空山，並無

歸路。豈非羸膝阻塞，愁道路之風波；行李往來，恨天

涯之缺陷者哉？竊喜禪僧濟德道行清高，襟期浩落，

忽與志願力建橋梁。直將使世界恆沙，由人利濟；寰

中坎陷，自我消平。此志此舉，亦孔嘉矣。然鳩工庀料，

計費不貲。所慮蚊蟲負山，徒竭夸娥之力；精衛啣土，

難填龍女之宮。惟冀長者推仁，檀那好義，共有爲善

之樂，大捐佈施之金。庶幾凌宛轉之長虹，空行複道；

踏軟紅之香土，坦入康莊。自茲以往，風雨二陵，天不

限於衣帶；烟雲一道，地不界於鴻溝。亦快事也！喜而

爲之序。

### 徵畢信涉逸老園詩啓

冲山北向，范水東流。一株松雲，甚類愚公之谷；數家  
烟火，遙憐處士之庭。老爲逸園，村名阿里。簾捲精舍，  
長臨小范之花雲。度低牆，舊接東鄰之棗。仲蔚之舍，  
徑滿蓬蒿。肩吾之家，門容薶蓋。科頭曳杖，到王氏之  
新柴。移岸臨流，見米家之舊物。遠霞暮落，爽氣朝來。  
植蕙飯僧，輞水之園亭不異。樵歌牧唱，東山之絲竹  
何殊。松菊田園，雅在百年之樂。琴瑟車馬，無煩十日  
之更。借石供於遙峯，自饒風月。卜菴裘於別業，兼戀  
農桑。漁舟入而村巷皆迷，亦自謂是鄉可老。河水冽  
而糟邱長築，何須待後嗣重興。松謬廁雜賓，叨倍二  
仲。繫馬先生之柳，脫履長者之門。徐折角巾於雨餘，  
速命作黍曲加柄笠於顛頂，便共遊山。人登碧落之  
堂，遙遙覩暗桃明李。身入西山之宴，步步見繞白猿。  
青陸氏憑臨，輒有筆牀在手。摩詰遊釣，常將酒白隨。

身。看將軍之佩劍，刀泉飛如湧。似山人之吹鐵笛，石裂成渠。桂樹留人，狂作楚舞。梨花壓帽，醉變秦聲。爰成下里之章，敢索高人之和。

### 爲沈燕及邀客小啓

淑氣撩人，青草襯雕欄之色；晴光撲面，黃鸝傳繡陌之春。梨花樹頭，花猶帶雨；丁香枝上，香欲隨風。只逢人世二難，已堪倒屣；况有歌兒數輩，雅善遏雲。不追春夜之遊，難免花神之笑。恭惟八日，具集同人，采雉牙籌，定卜呼殘夜月；紫樓玉鳳，當令叫破春愁。願君跨蹇而來，遣童掃榻以俟。

### 秦松賦

秦山之半，有古松焉。遙而望之，蒼蒼然鬱鬱然。槎枒黃峴之嶺，輪囷曲盤之路。儼五老之古裝，恍四皓之偉步。駘背鶴髮，龍翔鳳翥。俯首類揖，曲躬似語。不知此生歷幾朝暮，云是秦時所封五大夫樹。觀其根盤

節錯，雪飽霜經。針繁棘刺，露護雲蒸。屈鷲鳥去，澁受  
猿登。當必瑤池之花數卸，蓬萊之水三清。始得此蒼  
柯磊落，古鬢鬢。靦與石而並古，色比黛而同青。若  
乃春雨垂絲，春風成片。綠樹牽人，紅花似面。華林栖  
鳳之竹，錦水藏鶯之線。萋萋金谷之園，泛泛武陵之  
岸。無不豔豔爭媚，英英相間。當是時也，岑寂邱阿，巖  
森巖畔，意調高騫，儀容慘淡。大夫於此，不以美炫。迨  
夫南雁去，朔風威，堅冰合，冷霰霏。錦殘芳歇，蕙折蘭  
摧。爾乃清標獨聳，大蓋孤垂。意挺挺而自若，似無喜  
而無悲。龍鱗蜿蜒，蛇影離披。因風欲舞，得雨將飛。虬  
枝半橫，棘刺全低。夜則濤聲沸湧，晝則烟雨淒迷。止  
容鼠竄，未許禽栖。時則遊子休裝，行人息轡。懸想當  
年太息，不置當夫翠華遙臨，秦君乍至。萬騎雲屯，十  
乘鼎沸。玉勒光天，金鞍耀地。冠蓋旌旗，彌滿無際。阻  
風雨於二陵，借覆幬於五樹。因而喜動天顏，恩承上  
意。賜爵授官，恩奢寵異。可不謂遇合之隆，千載一日  
者哉！到於今祖龍已亡，山河屢易。扛鼎雄君，歌風亦

帝玉帳妖姬，鐵衣猛士；七葉金貂，千年帶礪。斯皆草腐煙消，香埋珠碎。獨有大夫存昂藏之瘦骨，亘古今而不墜。予登岱過其下，廉抄而問之曰：「大夫乎？大夫乎？秦之封有乎無乎？行以爲榮乎汗乎？」徘徊良久，坐而假夢。一偉男子曰：「世呼我牛也，牛之馬也。馬之秦，雖以我爲大夫，我未嘗以秦爲大夫也。爲魯連之鄉黨，近田橫之門人，高人烈士，義不帝秦。秦皇何君？而我爲其臣。」未幾山風謾謾，予忽驚悟，拱立竦息，拜揖而去。

煎餅賦（并序）

古麵食皆以餅名，蓋取麵水合并之義。若湯餅、蒸餅、胡餅之屬，已見于漢魏間。至薄漉，薄持安漉，半丸束皙賦及之，然不解其何物。齊俗則尚薄餅。昔高瓊卷大餅如庭柱，蜀趙氏合三斗麵爲一枚，是皆乖巧，當世卽秘其傳。惟明邱文莊進軼餅於上而甘之，因以爲名。

是薄餅之制，其來已數代矣。獨煎餅則合米豆爲之，齊人以代麵食。二月二日，尤競之。是時薦新，富者夾半鹹肉，比戶皆然。昔惟北齊主與石勒簡有「卒律葛答」之謎，而他不一概見。豈非自古及今，惟齊有之與？緣行於世者不遠，故見之古者尤稀。康熙中，齊亢陽甚，二麥輒數歲不登，則煎餅之有裨於民生，非淺鮮也。因爲之賦。

煎餅之制，何代斯興？漉合米豆，磨如膠餳。扒須兩歧之勢，斂爲鼎足之形。掬瓦盆之一杓，經火烙而滂潮；乃隨手而左旋。如磨上之蟻行，黃白忽變，斯須而成。卒律葛答，乘此熱鑪，一翻手而覆手，作什百於俄頃。圓如望月，大如銅鉦。薄似剡溪之紙，色似黃鶴之翎。此煎餅之定制也。若易之以取屑，則如秋練之輝騰；雜之以蜀黍，如西山日落返照而霞蒸。夾以脂膾，相半之豚膾。浸以肥膩，不二之雞羹。晨一飽而達暮，腹殷然其雷鳴。備老饕之一啖，亦可以鼓腹而延生。若

夫經宿冷蟲，尚須烹調。或拭鵝脂，或假純膏，三五重疊，炎溽成焦。味鬆酥而爽口，香四散而遠飄。更有層層卷摺，斷以廚刀，縱橫歷亂，絕似冷淘。湯合鹽豉，未對蘭椒，鼎中水沸，零落金條。時霜寒而水凍，佐小啜於凌朝。類涔涔而欲汗，勝金帳之飲羊羔。奈爾東人運蹇，奇荒相繼，豆落南山，擬於珠粒。窮慘淡之經營，生凶荒之妙制。采綠葉於椒榆，漬濃液以雜治。帶藜煙而攜來，色柔滑而蒼翠。野老於此，效得醬於仲尼，傲縮葱於侯氏。朶雙頤，據牆茨，咤咤根根，鯨吞任意。左持巨卷，右拾遺墜，方且笑鍋底飯之不倫，訝五侯鯖之過費。有錦衣公子過而美之曰：「願以我鼎內之所烹，博爾手中之所遺，可乎？」野老憮然，掉頭不身。

### 綽然堂會食賦

有兩師六弟共一几餐，弟之長者，方能御少者，僅數齡。每食，情狀可哂，戲而賦之。

儼踴踴兮登台，碗錚錚兮飯來。南閉閉兮扉啓，東振振兮簾開。出兩行而似雁，足亂動而成雷。小者飛忙而踴躍，大者矜持而徘徊。迨夫寒戶登堂，並肩連袂。奪坐爭食，椅聲錯地。似羣牛之驟奔，擬萬鶴之爭唳。甫能安坐，眼如望羊。相何品兮堪用，齊噪動兮倉皇。袖拂盞兮沾熱滯，身遠探兮如堵牆。箸森森兮刺目，臂密密而遮眶。脫一瞬兮他顧，旋回首兮淨光。或有求而弗得，顏暴變而聲愴。或眼明而手疾，疊大卷兮如梁。赤手搏肉，餅破流湯。唇膏欲滴，喙暈生芒。骨橫斜其滿地，汁淋漓以沾裳。若夫廚役無良，庖丁不敬。去肉留皮，脂團膜勝。既少醬而乏椒，又毛捲而革硬。共乘七而躊躇，殊蕭索而寡興。乃擇瘦而翻肥，案狼藉而交橫。時而嘉旨偶多，一卷猶剩。慮已遲晚，恐人先竟。連口直吞，雙睛斜睨。膾如卷而下咽，噎類鵝而伸頸。嘴澎澎而難合，已捉餅而急競。合盤托來，一掬而淨。舉坐失色，良久方定。夫然後息爭心，消貪念。筋高閣，餅乾咽。無可奈何，呼葱覓蒜。既飽餼糧，乃登粥。

飯。衆口流饑，聲聞鄰院。惟夏菲與冬羅，共蹙蹙而厭見。卽鹽齏之稍嘉，亦眼忙而指亂。至拄腹而撐腸，始闕然而一散。亂曰：一日兮兩回，望集兮開齋。齋之開兮衆所盼，爭不得兮失所願。嗚呼！日日常爲雞鶩爭，可憐可憐饑衆生！

祭蜚蟲文（並序）

康熙四十一年間，忽有害稼之虫，多而奇臭，以致比年不稔，莫有知其名者。惟春秋有蜚災註疏，所言形象臭惡，當是其物。吾淄自舊歲益蕃，受害益烈，鄉人無告，請余爲文以祭之。其詞曰：

某月日，謹以醴酒楮錠，致禱於蜚神曰：「維爾蜚蟲，臭惡非常，味如蟹子，穢甚蜚蠊，紛紛爲稼，藉藉之殃。或於籜中而聚，或聚根下而藏，穀被薰而萎悴，麥受嚼而隕黃。既蕃衍而無數，又細碎而披猖。逐之不得，治之無方。又經冬而不死，害尤烈於蝗蚋。蚩民無告，

冀其憐傷，不敢斥言，呼曰香娘。上違心之徽號，殊無減於凶荒。憶舊歲之被天災也，半夏猶苦霪雨，三秋繼以亢暘。剩凋殘之餘稼，爾緣本而成行。麥種燥土，若存若亡，春纔雨而少潤，爾蠢動而繁昌。勢不盡而不止，致羣心之皇皇。今者千錢斗米，道殣相望，榆皮淨盡，髡及垂楊。矛弧徧野，橫劫村莊。人已剝皮而見骨，爾猶嘔乎齒幣之餘芳。嗚呼！麥奄奄以垂盡，爾蠕蠕而未已。延及秋禾，害無休止。天旣生人，何復生爾？云有神焉，實主宰是神如正直，當不如此荒已甚而不憐，是不仁也；腹久果而不行，是不義也；已求饜而禍人以臭，是不恕也；必待青草絕而始遷，是不智也。或也凡百災祥，皆由天意，夫彼蒼清輕而主慈，豈有好生之天，而俾惡濁者永爲災沴咄哉！人於爾乎何仇？必戀戀於此地，旣殞殪而不堪，亦形穢而可愧。今奠爾以臭餘之黍，薦爾以臭殘之麥。貽爾以楮帛之資，焚爾以沉檀之氣。遣我以臭而香報之，或可以去此而適彼。苟不率爾子孫，刻期遠避，是必欲致人于



死而死無生全之計也。我將訴諸金闕昊天。牒諸伏羲大帝，縛臭神，問臭罪，夷臭黨，剿臭類，舉族全誅，靈擊糜碎，貶爾於鐵圍陰山，無俾遺臭於年年歲歲。」

### 責白髭文

年來白髭，歲添一莖，鉗去復出。丁卯秋，自稷門鑿羽歸，攬鏡蒼然，彌增感憤。因爲文以責之。其詞曰：「嗟汝白髭，何其不通？拳拳在頰，蠶絲相同。皤皤沾喙，魚刺爭雄。能化好而爲醜，能使少而爲翁。取憎於鴛鴦隊裏，見笑於佻達場中。官有汝則致惡於大僚，士有汝則取厭於文宗。馮唐於焉偃蹇，顏驥因而飄蓬。嗟汝白髭，兮何不情？汝宜依宰相，汝宜附公卿。助名已立，尙不汝驚。我方抱苦業，對寒燈，望北闕，志南溟。爾乃今年一本，明年一莖，其來滾滾，其出營營。如襤襪之客，別去復來；荒蕪之草，剗盡猶生。抑何顏之厚而不一緒也？」責已，喟然隱几而臥。彷彿有素衣丈夫，逡巡入夢曰：「我髭之神也，聞子詬怨，願進一言。乘

時鄧禹，乘繡終軍，年方弱冠，置身青雲。我猶未生，彼已軼羣。我之既生，彼爲元勛。曰頭宰相，世所常聞。抑亦何惡於我焉？子乃蹉跎歲月，四十無聞。人脫日紵，子尙青衿。不面目之自覲，而何怨我之紛紛也？且吾之爲人髭也，或稱美於天子，或見拂於貴官。搨搖則萬絲飄頰，掀動則滿座承顏。黑固炫美，白亦壯觀。人美似玉，我貴如蘭。自爲子髭，乃殊不然！朝沾麻粥，暮挫煤煙。呻吟五夜，旣斷猶拈。冬受布被之折，夏爲汗之沾。爲子髭者，不亦難乎？我不怨子，子何怨我？爲予聞其言，癡若木偶，不敢出聲。欲加夷族，削鬢爲僧。翁然自顧，是何情形？欲求烏法，強使變更。根如蟻集，醜態彌增。俛首沈思，而得一謀。於是忿然作色而言曰：「咄，汝髭！我所以畏汝者，尙有非望之心焉耳！今將投毛錐，焚竹筍，匣碎玻璃，床敲翡翠。旣無上官之逢迎，亦無少婦之可媚。我亦何求於汝哉？」其人逡巡將別，瞠目若慙。但拱手曰：「憑子憑子。」先生豁然而醒，燃髭而視，數莖挺然，猶含怒意。

### 戒應酬文

旬前，或以吉啓囑余，而意懶苦於思索，撥筆復置者，屢矣。望前之五日，計需期已迫，不得已搆之，思猶不屬。每月已西，嚴寒侵燭，霜氣入幃，瘦肌起粟，枵腹鳴饑。迴顧酸影在牆，鬚吻張翕，聳肩縮項，如世鍾馗。因訝然而自笑，哂指火之呆癡。於是相對而言曰：「苦哉！踽踽涼涼乎？嚶乎？嚶乎？爾胡爲者乎？人生世上，具有鬚眉，無端而代人歌哭，胡然而自爲笑啼，無謂矣哉！且也人皆鼎烹，爾獨菘藜；人且重裘，爾無絮衣。傍徨永夜，亦孔之凄。受冥冥之苛罰，皆爾行之有虧。何哉？胸無半卷，矢口侏僂，自我視爾，茫然無知。緣人貴耳而賤目，爾遂居之而不疑。公然上瑤函之金簡，染吳蜀之輕絲，管城爲之抱怨，楮子因而興悲。墮茫茫之孽海，恐懺悔兮難施。况爾之爲，更愚者之所事，而智者之所警。若夫幽房熾炭，茗酒浮卮，奚童旁而剝棗，慢撚髯而吟思於斯時也，神閒已適，逸興適飛，亦

文人之雅致，當樂此而忘疲。爾乃坐枯寂，耐寒威，憑冰案，握毛錐。口蒸雲而露溼，燈凝寒而光微。筆欲搦而管冷，身未動而風吹。吟似寒蟬，縮如凍龜。典春衣而市筆，扎會不足供數日之揮。愚哉！愚哉！既非孫康之映雪，又非董子之下帷。前無釣餌，後無鞭箠。利既不屬，名亦罔歸。連連作苦聲於終夜，誠可笑而可嗤。於是乃投筆而起，嗒然歎歎。既往者之不諫，尙來者之可追。其從此而永戒，勿復蹈乎前非。越日，盥已，更衣未披，忽聞剝啄，若叩柴扉。啓門而視，乃我舊戚攜果一楹，載酒一瓶。予怪而問焉，客揖而言曰：「將有所事，煩子屬詞，致不腆之微物，聊以備啣。晤之小資。」余聞之，沉吟而笑，未及致辭，心欲耿耿而守戒，臆神曉曉而不依，無已，且效馮婦於一次，過此再戒而弗遲。

### 唐豹岩命作誌

唐太史公，字濟武，別號豹岩。愛弟錫士，曾有桐葉之

封；因國爲家，爰入倉曹之譜。其先輩強人，遷於漕卜居西鄙，創業南坡。世有奇人，家傳舊業。閱十三世至公祖，碩德宿望，世稱長者。德高里黨，人人知君。實之名，職值王侯，歲歲以黔婁之粥，樂善好施，積久不倦。至太公耕讀自善，方正不阿，尤以賢著。因有佛名，是生公而太史懸弧之日，卽封公施粥之辰。因墟珥之萌芽，知青蓮之相見。公弱不好弄，幼輒能文。過高僧之蘭若，恍悟前身；認鄰子之金環，業含夙慧。江郎年少，筆已生花。楊子家貧，口能吐鳳。順治五年，舉於鄉。六年，成進士。時公年二十有三。蓋珠殿上，鷗翼怒飛。芙蓉鏡旁，毡車密映。大慚大好之技，慶捷足於騰驥。萬選萬中之才，喜承恩於供奉。是年卽授翰林院庶吉士，官屬冷曹，士稱榮選。燦花飛屑，奪席寶座之山。迴雪流風，搗藻玉堂之署。踰三年，晉秩檢討。禁中頗敢恥以粉飾相安，署內鳳鸞輒將鷹鷂自許。雞刀小試，見勝氣之籠霄；龍甲初據，驚丹心之捧日。微臣恐魘觸犯雷霆，天王聖明，放歸田里。攜能知我之雄。

劍拂袖遂行，望不負吾之青山。焚章竟去，楚靈均之憔悴，寄興湘蘅。陶靖節之疎狂，怡情松菊。爲親防老，營莊豹舫之山。代弟憂貧，買墅孝河之尾。孝友之謀，於斯無虧。讓舊第而不析，買芳鄰以自棲。巷似回軒，堂名志壑。家居西弄，籤滿鄴侯之床。戶近南城，竹環張廬之屋。澤車而乘款段，菊淡如人。小鳥而看盤伶，鷗閒似我。一莊負郭，僅有種黍之田。五柳當門，殊少連雲之業。繩床經案，卽廉詰之園亭。北陌東阡，盡昌黎之鄰里。對親賓則此心無二，過里社則並馬成三。而且獨宿齋亭，花當良友。偶臨閨闈，犬吠主人。行清意冷，蓋可知已。又其接引寒儒，提掖後進，拔十得五，好爲美談。齒獎牙褒，不惜餘論。徒行在道，脫韋少貧。下僕之車，敝垢登堂。多王思遠，交帝之座。相通文字，遂遭煖律之吹。略見品題，已定青萍之價。賸鱗殘馥，沾漑不窮。景星鳳皇，先睹爲快。公以窮民苦累，甲力鈞凡有飛奮，以身先之。從此元亨十畝，得安業於農桑。綠莖千疇，不傷心於箕斗。所謂河流百里，遠潤。

萬家弱木一枝，旁蔭數國，公之謂矣！又戊申地震，睥睨崩摧，倘以往歲之脩城，任貪人之敗類，將不知幾人傾家，幾人蕩產矣！幸仁人之肯言，值賢侯之能聽，咄嗟而辦，無煩絳甲之勞，尅期而成，不起澤門之怨。城功既落，村舍罔聞。凡禍暴臨而方覺，福陰受而不知，此類是已。公學宮五車，積詩爲窖，懷藏八陣，聚石成圖。庫有全兵，森森乎若睹矛戟；囊無長物，耿耿者猶在胸襟。發溥利之言，代福星於桑梓；出垂遠之略，作素宦於林邱。昔萊郡有于七之難，王師一旅，乘鉞東征，燕巢危幕，至傾拔木之風；兵弄潢池，大懼炎崑之火。開府從軍，公與有素。祖士少澄清爲志，喜從諫於轉輻；唐子西世務咸通，得獻籌於借箸。於是掠禁維嚴，膚功立奏。縱俘擒之弱息，懽噪孤城；拉啞叱之嬌嬰，還歸故里。卒之羣醜皆犇，二天齊戴。湖所由來，厥功茂已。三藩之叛，吾鄉李鄴園相國時總制浙閩，當軍功成敗之秋，正民命存亡之日。公以飛雲五朵，寄鉛鈴於鴻書；長札千言，說兵機於虎帳。心腸俱熱，

遙陳痛哭之書；水乳適投，深得服膺之報。曹將軍勾當公事，盡釋南國之俘；呂子明遭值霖霖，不復吳軍之鎧。功雖成於御李，德實異於逢唐。此皆經天緯地之能，立功海內；鉤月絲霓之技，布德人寰。至於交遊蒙咳唾之恩，貧賤荷解推之義。枚不勝舉，筆亦難窮。數年以來，素髮垂頰，猶耽志於讀書；清夜挑燈，尙留情於握麈。風波歷盡，深知橘柚之酸；格調淒涼，猶得江山之助。百城自擁，憐藜菊之留人；三字未居，惜幽蘭之在谷。松一介寒羶，半生老鬢。羸膝踟躕，頻登元禮之門；破帽羸衣，叨連杜公之榻。耿光時炙，誌步趨於杖履之餘；聲氣遙通，窺情懷於警效之末。疏其匡略，壽諸口碑。

### 元配劉孺人行實

孺人劉氏，蒲松齡妻也。父季調，文學諱國鼎，文戰有聲。生四女子，孺人其次也。初松齡，父處士公敏，吾少慧，肯研讀，文傲陶鄒，而操童子業，苦不售。家貧甚，遂

去而學賈，積二十餘年，稱素封。然四十餘無一丈夫子，不欲復居積，因閉戶讀，無釋卷時。以是宿儒無其淵博，而周貧建寺，不理生產。既而嫡生男三，庶生男一，每十餘歲，輒自教讀。而爲寡食衆，家日以落。松齡其第三子，十一歲未聘，聞劉公次女待字，媒通之，或訾其貧。劉公曰：「聞其爲忍辱仙人，又教兒讀書，以貧輟業，貽謀必無蹉跌。雖貧何病？」遂文定焉。順治乙未間，訛傳朝廷將選良家子充掖庭，人情洶動。劉公初不信，而意不敢堅，亦從衆送女詣塔家。時年十三，先母董太孺人與同寢處，訛言既息，始移歸。又二年，始行御輪之禮。入門最溫謹，樸訥寡言，不及諸宛若慧黠，亦不似他者與姑諍譖也。太孺人謂其有赤子之心，頗加憐愛，逢人稱道之。冢婦益恚，率娣姒若爲黨，疑姑有徧私，頻偵察之。而太孺人素坦白，卽庶子亦撫愛如一，無瑕可蹈也。然時以虛舟之觸，爲姑罪，嗷嗷者長舌無已時。處士公曰：「此烏可久居哉？」乃析箸授田二十畝，時歲歉收五斗，粟三斗，雜

器具皆棄朽敗，爭完好，而孺人嘿若癡，兄弟皆得夏屋。爨舍閒房皆具，松齡獨異。居惟農場老屋三間，曠無四壁，小樹叢叢，蓬蒿滿之。松齡歲歲遊學，孺人薙荆榛，覓備作堵。假伯兄一白板屏，大如掌，聊分內外。出逢入者則避扉後，俟入之乃出。時僅生大男，攜子伏廳，黠之徑，聞聲然者而喜焉。一庭中觸雨瀟瀟，遇風嗚嗚，遭雷霆震震，謾謾，狼夜入則桀雞驚鳴，圈豕駭鼠，兒不知愁眠早熟，續火熒熒，待曙而已。故常自減餐，留餅餌，啖鄰媪，臥以上床，凜作侶，雖固貧守，然不肯廢兒讀。憐兒幼，輒味爽，握髮送兒出，又日送之入塾，乃返。後又生一女三男，次笈，次笏，十餘年漸自成立，爲婚嫁所迫，促努力起屋宇。一子授一室，而一畝之院，進無隙地，向之蓬蒿，悉化而茅茨矣。然食指繁，每會飯，非一榻可容，因與沙釜一，俾各炊居。無何，大男食館，二男四男皆入庠，長孫立德，亦弁童子科。孺人食貧衣儉，甕中頗有餘蓄。松齡年七十，遂歸老，不復他遊。先是五十餘，猶不忘進取。孺人止之。

曰：「君勿須復爾，倘命應通顯，今已台閣矣。山林自有樂地，何必以肉鼓吹爲快哉？」松齡善其言，願兒孫入閭，褊心不能無望。往往情見乎詞，而孺人漠置之。或媚以先兆，亦若罔聞。松齡笑曰：「穆如者不欲作夫人耶？」答曰：「我無他長，但知止足。今三子一孫能繼書香，衣食不至餓凍，天賜不爲不厚，自顧有何功德，而尙存舛望耶？」少時紡績勞勩，垂老苦憊，痛猶不輟。衣屢澣，或有小補綴，非燕賓則庖無肉。松齡遠出，得甘旨，不以自嘗，緘藏待之。每至腐敗，兄弟皆赤貧，假貸爲常，並不冀其償也。嘗曰：「吾常受乞而不乞於人，爲幸多矣。」暮年多病，歲數作，自笄時有腹塊，不爲害，而六旬後與年俱長。至七十，兩腋皆癢，癢一作則頭眩，心瘳不一狀，然三五日輒已。癸巳七十有一，中秋與女及諸婦把酒，語刺刺，至午漏翼日而病，未遑怪也。踰數日，憊不起，始其憂之，體灼熱，可以炙手，醫投寒劑，熱益劇。曰：「世盡庸醫，無益徒自苦。」不復藥矣。諸兒爲市巴絹作殉衣，方成，二十

六日尙臥理家政。燈方張，頰索衣曰：「我行矣，他無所囑，但無作佛事而已。」俄而氣絕，三日具殮，容貌如生。先是六十時，便促營壽藏，有貨柏材者，松齡購之曰：「誰先逝占此。」孺人笑曰：「此殆爲我而設，但不知何日而沒。」後週身具備，乃於十二月十五日午時葬焉。

### 祭王西樵先生文

桓臺佳士，東海文人。筆花散采，早遂楓宸。分銅章於西晉，留遺愛於汾濱。然而鴻鵠有志，燕雀非倫。薄宦情於蟬翼，戀東山之白雲。告疾還歸，俯仰自樂。寄意農桑，怡情林壑。田父不妨泥飲，鄰翁可以共酌。族鄰沐其餘澤，鄉鄰化其真樸。夫何造物不情，鬼神太惡！黍一炊而變悲歡，門三過而成今昨。悼藹吉之仁人，竟九原之不作。嗚呼！離鸞旣去，寡鵠徒悲。幸母儀之猶在，作懿範於清閨。持家克儉，御物能慈。聞里黨之藉藉，共傳桓孟之芳規。卽庭前之玉樹，見胎教之留

遺，緬想大德，共祝期頤。爭先前之幾何，遽白首而同歸。嗚呼！孫枝載託，似爲施松；驚聞哀訃，酸感心胸。華堂舊設，石椁新封；銘旌前引，翠柳揚風。人天永隔，冥漠難通；羊求再至，但見蒿蓬。墓門一醉，于邑無窮！

### 祭唐豹岩太史文

嗚呼！城郭猶故，人民頓非。眼看埋玉，昔人所悲。而况一木折而大廈傾，一人死而氣運衰。卽婦子之無知，猶輟春而涕洟；矧親承乎警欬，忍見其脫屣而長歸。緬維太史，弱冠雄飛；搃英藝苑，珥筆鳳池。志不安於縮頸，願遂適乎拂衣。迨其歸也，承顏事親，提耳教子，臨流賦詩，登山蠟屐。文如金翅擘海，詩如明錦鋪地。大業垂於千秋，聲施及乎百世。雅愛文人，尤憐才士。苟一藝之微長，輒稱揚而不置。晚歲多更，益饒經濟。羅斗宿於襟懷，森矛戟於胸次。爲公任勞而不辭，爲民叢怨而不避。無念不爲蒼生，無事不存豈弟。陳民隱于大僚，導循良以撫字。往往葺屋之愚氓，陰受福

而不知其自。尸祝者徧山城，望其見滄海之三易。年過七秩，步履猶輕。縱飲尙能一石，揮塵每至三更。又養息之仙術，謂其可以不死而長生。乃前夕方把酒而對，次日遂奄然而長眠。仙人無疾而終，曰尸解。意必厭塵世而歸太清。嗚呼悲哉！老成凋謝，梁木摧崩。河山變色，風月無情。衣冠遂無領袖，里社竟絕典型。值大廷之公議，嘿相視而咽聲。烏爰止於誰家屋，徒遺恨於冥冥。倘乘煙以遨戲，尙俯視乎澗溟。俾得一廉能之宰，更佑其拔薤而撫嬰。

### 祭高念東少宰文

嗚呼先生！海岳鍾氣，梓潼化身。文章道德，迥絕羣倫。維蘭芳而蕙茂，遂連鑣而逸塵。公乃攜藻玉堂，飛纓殿陛。歷任清華，屢典要職。戶施行馬，門橫棨戟。一朝麟鳳，當代柱石。荒服誦其遺章，長安傳其佳什。身登台閣之尊，志在江湖之側。委笏而去，拂袖遂東。樂煙霞之嘯傲，爲劍鳥之雍容。已忘龍尾之道，不懷長樂

之鐘。乃一旦徵書交迫，不聽其眠。頤世之高春，東山再起，補秩司農，不修幅於彩履，寄大隱於朝中。聖明賜休，角巾還第，綠楚攜觴，東山載妓。書卷情怡，筆牀興寄，名山繫馬，清流轉鶴，徧蠟屐之芳蹤，樹文壇之赤幟。慧業文心，尤闡宗義，降摩尼於兜率之天，散空花於瑠璃之地。直欲使苦海澄波，慈燈照世，寓勸懲於俚謠，皆慈悲之妙諦。邇年來登期頤之大壽，倦藍輿之清游，因閉關而頤養，遂絕客而潛修。雖則門外事置不入耳，而百里之雅俗，賴坐鎮乎喧啾。此中大有人在，分猜猜者亦顧忌而少休。胡爲乎玉魚符下，東壁星流。曾昊天之不弔，遽華屋而山邱。嗚呼！某以錦川之鄙人，附婚姻於公子，日受警效之薰，何止廣廈之庇，訃音忽來，沾衣何以？匏繫一官，悲瞻梓里。絮酒盈卮，將此涓耳，祖奠松門，佑以蒿里。

祭王阮亭司寇文

天下之事，生有輕於鴻毛，死有重於泰山，此其言如

河漢而無極也。而吾於今日確信其然。其或家以祿富，人以名傳，澤不及乎再世，名不出乎里閭。其身則榮沒則已焉。如公者，年少擢第，譽滿人寰，德則豐玉儉穀，才則搏翠浮瀾，言則飛花粲齒，心則皓月光天。出則羽儀當代，處則獎掖後賢，故其存也，山川爲之增色；其沒也，天地爲之闡然。邇年來老成凋謝，海岳無光，幸風流之不墜，屬氣運於漁洋，有斗南之一士，覺斯文之未亡。天乎！天乎！胡不整遺一老，而遽變乎滄桑。嗚呼！名流盡歸門下，朝士多賴獎成。咳唾皆成珠玉，四海奉爲典型。雖哲人其已渺，猶百代而長生。其仕宦也，始於司李，終於秋卿，日以平反爲事，不以執繫爲能。實一介之不取，特受知於聖明。雖三槐之報，尙遲應於駟馬之門，而風雅不替，其去執衿之貴，已不啻徑庭矣。因葭莖之愛，締結姻盟，緣純質之無福，途中斷乎赤繩。念老母之職高，屢承存問，尤令人意感而心傾。然以越蔭之故，臨穴而怛傷心者，此猶瓜葛之情也。至乎天壤間少此一人，遂乾坤慘



淡，風月淒清。一聞訃而千淚俱下，此非復情之恆也。芙蓉城其非遠乎？吾隻雞斗酒而顛奠之，庶達此意於青冥。

### 祭張聖瑞文

日無止景，水無回波。蕭蕭秋槿，瑟瑟寒露。夢長醒短，人少鬼多。朝存華屋，暮寂山阿。芝焚蕙歎，傷如之何！嗚呼！某與君族世接山村，嶂望南北，人共晨昏。三里春樹，一抹平原。培塿小立，卽見寒門。朱陳村近，金蘭世敦。迺及子姓，附爲婚姻。卓卓英譽，入耳常溫。里中農賈如蠱處，禪君獨挺出，爲鄉籬藩。山斗之望，柱石之存。子弟所仰，父老所尊。鬼神何惡，妬其當年休文。憔悴相如，沉綿忽忽。三載冀可望延，何圖一旦而遽溘然！嗚呼！城郭如故，陵谷頓遷。衆斂魂魄，不問愚賢。酒壚人渺，鄰笛聲酸。風雲無色，山嶂含煙。南山石櫛，西郊墓田。鬼燈久待，雲柳雙前。松風縹緲，薇宮卽連。黃泉無曉，萬載長眠。生平此別，言之涕漣。

聊齋文集卷下終